

契夫契
詞戲劇
集四選

萬尼亞
舅舅

文生生活出版社刊

某隆市
圖書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資料室

分類號

679.54

679.54

著者號

7775

登錄號

32775 12-4



譯文叢書

契訶夫戲劇選集

萬尼亞舅舅

麗尼譯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基隆市政府
圖書室

契訶夫戲劇選集：

一 伊凡諾夫

麗 尼譯

二 海鷗

麗 尼譯

三 三姊妹

曹靖華譯

四 萬尼亞舅舅

麗 尼譯

五 櫻桃園

滿 濤譯

人物

賽布雅可夫(亞歷山大·佛拉地米洛維奇)：退職大學教授。
葉琳娜(安得列葉夫娜)：教授夫人，二十七歲。
蘇菲亞(亞歷山大洛夫)：教授前妻所生女(暱稱：蘇尼亞)。
瑪雅(華西列夫娜)：樞密顧問官的未亡人，教授前妻之母。
伏尼茨基(伊萬·彼得洛維奇)瑪雅之子(暱稱：萬尼亞)。
阿斯特羅夫(米哈爾·萊涅維奇)：醫生。
鐵里金(伊里亞·伊里奇)：沒落地主。
瑪里娜：老奶媽。
工人一名。

戲劇發生在賽布雅可夫的莊園

883.55
8847
35
C.2

0329



國家圖書館



004652784





0322





花園。房屋之一部和走廊可以看見。林蔭道上的老白楊樹下，茶桌已經陳設。園景式的凳椅；一張椅上，放有六絃琴。離桌不遠，有鞦韆架。陰霾的午后，二三時之間。

瑪里娜，行動緩滯的老婦人，坐在茶爐旁邊，織毛襪，阿斯特羅夫在她身旁，上下踱着。

瑪里娜 (倒出一杯茶來) 哪，喝點兒茶罷，親愛的。

阿斯特羅夫 (勉強擎杯) 不大想喝。

瑪里娜 那嗎，喝點兒白酒？

阿斯特羅夫 不，我並不每天都喝白酒。況且，天氣又這麼燥(稍停)。奶媽，我們認識了到底多少年呢？

瑪里娜 (思索) 多少年？哎，天！讓我記記！……您到這一帶來，到底是什麼時候

呢？那時候，小蘇尼亞的媽媽，薇拉，還活着呢。是在她臨死以前的兩個冬天，您來看我們來的。……說起來，那該是十一個年頭以前啦。(稍作思忖。)許還不祇

……

5
阿斯特羅夫 我變了很多吧？

瑪里娜 變多啦。那時候，您又年青，又漂亮；現在，可老多啦，也不像從前那麼的漂

亮。還有，就是——你如今又愛喝這麼一口酒。

阿斯特羅夫 是的。……十年光景，我已經變成另外一個人啦。爲什麼原故呢？我工作得太過度啦，奶媽。從早到晚，我老是奔來奔去，一刻兒也不能休息，就是到了晚間，鑽到了被窩裏頭，也還得時刻担着心，深怕又給拖了出來，給人家看病去。自從你認識我，這麼許多年，我何曾過過一天半天自在的日子？我能不老嗎？再說罷，生活本身就是厭倦的，愚蠢的，醜惡的。這種生活可以把你整個兒給吞下去。周圍看看，全都是些莫名其妙的古怪腳色，無論誰，誰都是。在這種人裏頭生活，不到這麼三五年，不知不覺，一步一步，自己也不由得變得古怪起來啦。有什麼辦法呢？（捻捻自己的長鬍子。）哈，我已經長了多麼一大把的鬍子——多麼傻頭傻腦的鬍子啊！我簡直變成個怪物啦，奶媽。可是，謝天謝地，我可還沒有變得太傻。我的頭腦幸而還能管點兒事情。可是，我的感情已經有點兒麻木啦。我什麼也不需要，什麼也不在乎，誰我也不高興……也許，除了你以外——我是喜歡您的（吻吻她的頭）。當我小的時候，我也有個跟您一樣的奶媽呢。

瑪里娜 你不想再喫點兒什麼嗎？

阿斯特羅夫 不，奶媽。在大齋節的第三個星期，我到瑪利茨科去，那兒正發生瘟疫：

斑疹傷寒。在那些茅屋裏頭，人們成堆的躺着。髒，臭，煙！小牛，小豬什麼的，都和病人攪到一塊兒，攤滿了一地的。我一整天，拚命忙着，一分鐘也不能坐下，一口水也沒有吃。回到家裏，還是別想休息。他們又給我擡了一個在鐵路上打旗子的來啦。我把他放在櫃子上，給他施手術。可是，剛上麻藥，他就死過去啦。在不需要感情的時候，感情却偏偏好像又復活了過來。我心裏多麼難受啊！好像是我故意弄死他似的。我坐下，把眼睛閉起來，像這麼的，不禁想道：在我們死後一百年或者兩百年，那些後代們，也就是我們拚着命給他們打出一條路來的人們，難道他們會記得我們，會給我們一言半語的感激嗎？奶媽，你曉得：他們不會的！

瑪里娜 人不記得，天會記得的。

阿斯特羅夫 謝謝您，奶媽。說得好極啦。

〔伏尼茨基上。〕

伏尼茨基（從屋子裏出來；午睡方醒，懶懶散散的樣子；他坐到花園的凳上。理理自己的時髦的領結。） 是的。……（稍停）對。……

阿斯特羅夫 睡得好？

伏尼茨基 不錯。……很好。（呵欠）自從教授先生和教授夫人到咱們這兒來，咱們的生

活整個兒亂啦。我是胡里胡塗地睡，亂七八糟地吃，又喝酒——真不像話。從前，我從來沒有一刻兒閒過。從前，蘇尼亞和我老是抖擻着精神一個勁兒幹，可是，如今，祇賸蘇尼亞一個人苦撐着，我就整天睡，吃，喝酒。太不像話！

瑪里娜（搖頭）真是，像什麼話呢？教授總要到正午十二點鐘纔爬起來，茶爐子硬要燒一整個上午，等着他。他們沒來的時候，我們老是正午吃午飯，跟別人家一樣，現在，可是不到六七點就別想能吃午飯啦。教授偏偏要在晚間念書，寫字，猛然，在半夜三更，他老人家按鈴啦。天！怎麼回事？「來茶呀！」大家都得從夢裏給攪醒過來，給他老人家生茶爐子。真像什麼話呢？

阿斯特羅夫 他們還得在這兒待好久嗎？

伏尼茨基（吹口哨）還得住上一百年。教授大人已經下了決心，要在這兒住一輩子啦。

瑪里娜 瞧罷！茶爐子在桌上整燒了兩個鐘點，可是他們偏偏又散步去啦。

伏尼茨基 就回來啦。馬上就回來啦。

〔人語聲。從花園的彼端，賽布雅可夫，葉琳娜，蘇尼亞和鐵里金，散步歸來。〕

賽布雅可夫 真可愛！可愛極啦！……絕妙的好風景！

鐵里金 妙不可言，大人。

蘇尼亞 我們明兒到植物園去，是嗎，爸爸？

伏尼茨基 茶擺好啦！

賽布雅可夫 朋友們，勞駕把我的茶給送到書齋裏去，行嗎？我還有點小事，今天就得辦好。

蘇尼亞 您定會高興那個植物園的。

〔葉琳娜，賽布雅可夫和蘇尼亞走進屋子裏去。鐵里金走向茶桌，坐在瑪里娜身旁。〕

伏尼茨基 這麼又熱又悶的天，可是我們的偉大的學者還要披上大衣，穿上套鞋，打着傘，還戴着手套呢。

阿斯特羅夫 那就可見得他很會保重他自己的身體。

伏尼茨基 而她，却又是多麼美，多麼可愛！我從來也沒有見過比她更美的女人。

鐵里金 瑪里娜·提摩費埃夫娜，無論我騎馬馳驅田野，或者散步在綠蔭的花園，或者

一看見這擺在面前的茶桌，我總是感覺着說不出來的歡喜。良辰美景，百鳥歡鳴，我們也都生活在和平和親睦裏頭——人生在世，還能再要些什麼呢？（擎杯。）

對於您，我真是感激的呀！

伏尼茨基（如夢） 她的眼睛……美，美，美！

阿斯特羅夫 伊萬·彼得洛維奇，給咱們說點兒什麼別的罷。

伏尼茨基（無精打采） 要我給你說什麼？

阿斯特羅夫 難道就沒有什麼新的事情嗎？

伏尼茨基 新的？什麼也沒有。全是舊的。我還是個舊我，許更糟，因為我已經變得懶洋洋的啦。我什麼也沒有作，祇是老鴉一般地囁囁。我那老斑鳩似的媽媽還是照舊整天咕咕地的婦女的權利。一隻腿早伸到墳墓裏去了，可是，她還要從她的那些淵博的書本裏頭去鑽求新生活的黎明呢。

阿斯特羅夫 教授呢？

伏尼茨基 教授？照舊坐在書齋，從清晨到夜半，寫，寫，寫。「皺着眉，絞着腦，我們寫呀寫，到頭來還是沒沒無聞，千辛萬苦付流水。」可憐的廢紙！他倒不如寫寫他自己的自傳，那倒真是多麼崇高的題材！退職的教授，老而不死，語言無味，一條飽學的泥鰍。痛風，風濕，神經痛，眼紅，嫉妬，已經把他的肝臟脹腫了。老傢伙不害臊住在他的前妻的田莊上，委實是住得很不樂意，可是，也別無妙策，因為住城裏他就住不起。他成天憤憤不平，好像他受了多大委屈，可是，老實說，他倒

真是天之驕子，超人一等的幸福。（興奮。）想想罷，該是多麼樣的幸運的寵兒！不過是個微賤的聖器監守人的兒子，却已經爬上了大學的榮譽，坐上了教授的講席；已經變成了「教授大人」，樞密顧問官的東牀快婿，這個那個一大堆的什麼啦。當然哪，這都算不了什麼。可是，咱們單說說這個罷。這傢伙講藝術，寫藝術，著作等身，門生天下，可是他就壓根兒不知道藝術是什麼。二十五年，他祇是拾取人家的唾餘，來高談什麼寫實主義，自然主義，和種種的亂七八糟。二十五年，他講這個，寫那個，可是，歸根結底，到底是些什麼呢？不外是聰明的人早已知道，愚蠢的人不要知道的那些胡說白道罷啦。二十五年，他簡直是白費光陰。可是，還多麼自尊自大，神氣活現！他已經退休了，但是鬼也沒有一個知道他的；他完全祇是個無名小卒而已。那麼，二十五年以來，他的唯一事業就祇是硬塞住賢路，死也不肯放手罷啦。可是，您瞧瞧他，一擺三搖的，真像個天神呢！

阿斯特羅夫 得，我看你簡直有點兒醋意。

伏尼茨基 對，我承認。再說他對於女人，也總是多麼成功。唐歡也比他不了。他的前妻，就是我的姐姐，該多麼可愛，多麼溫柔，純潔得像藍色的天空，高貴，大方，向她求婚的，比向老頭子求學的還多得多，可是，姐姐却偏偏是那麽愛他，像祇有

純潔的安琪兒愛那些和她們自己一般純潔一般美麗的人兒一樣地愛着他。我的母親直到現在還把他當作一尊偶像，崇拜他，敬他，畏他。他的後妻，你剛剛看見的，又美麗，又聰明，偏偏在他老了以後還肯嫁他，竟肯爲他來犧牲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美貌，自己的自由和光輝。圖的什麼呢？爲的什麼呢？

阿斯特羅夫 她對於教授真是忠實的嗎？

伏尼茨基 不幸，是的。

阿斯特羅夫 爲什麼「不幸」？

伏尼茨基 就因爲那種忠實徹頭徹尾是虛偽的。也許裏面有着多量優美的情操，但是，沒有邏輯。欺騙一個教你無法忍受的老年丈夫，也許是不道德的；但是，活活葬送了青春的火焰，窒滅了生命的感情，難道那就是道德？

鐵里金（以含淚的聲音） 萬尼亞，別！別這麼說。得，得啦！男人要是能欺騙自己的女人，或者女人欺騙自己的丈夫，那麼，那種人就是靠不住的，那種人也就賣自己的祖國。

伏尼茨基（不耐） 你收起來罷，麻大哥！

鐵里金 可是，對不起，萬尼亞，您得聽我說。內人在跟我結婚的第二天，就跟她的情

人跑掉了，理由呢，就是我的相貌不揚。可是，我却一直不會背棄我的誓言。我愛她直到今天，始終是對她忠實。我儘我所能的幫助她，儘我所有的來教育她和情人所生的孩子。我誠然失掉了我的幸福，但是，我沒有失掉我的驕傲。她呢？她的青春已經過去了，她的美貌，依着自然的法則，已經凋謝了，她所愛的人，也死了。……她到底又得到了什麼呢？

〔蘇尼亞和葉琳娜入，稍後，瑪雅也手持書本，入；她坐下之後，立刻仍然看書。別人遞茶給她，她還是一面喝茶，一面看書。〕

蘇尼亞（匆匆向奶媽） 奶媽，親愛的，幾個農民來啦，您跟他們談談罷。看茶的事您交給我。

〔奶媽下。葉琳娜拿起自己的茶，坐到鞦韆上，喝着。〕

阿斯特羅夫（對葉琳娜） 我看您丈夫來的。您信上說他病得很厲害——風濕和別的什麼的——可是，看起來，他倒好像什麼病都沒有似的。

葉琳娜 昨兒晚間他確實鬧得很厲害的，嚷着腿疼，可是今兒倒很好……

阿斯特羅夫 可是我可拚命跑了六十里，差點兒沒把馬腿子跑斷！趕來了，可又「倒很好」。這可不祇鬧了一回。這一回，我可得在你們這兒住到明天，補償補償，至少

我也該睡牠個痛快。

蘇尼亞 好極啦！您是輕易不在我們這兒過夜的。我看您還沒用過午飯吧？

阿斯特羅夫 正沒有呢。

蘇尼亞 那您正好跟我們一塊兒吃啦。我們現在也要到六七點纔吃午飯呢。（喝茶。）
茶涼啦。

鐵里金 茶爐子的溫度顯然低下去啦。

葉琳娜 不要緊，伊萬·伊萬尼奇，我們就涼着喝罷。

鐵里金 對不起，夫人，我不叫伊萬·伊萬尼奇，我叫伊里亞·伊里奇·鐵里金。因為我臉上有這麼兩顆麻子，所以有的人也管我叫作「麻大哥」。我是小蘇尼亞的教父，你們教授大人是跟我很熟的。現在我就住在你們寶莊上。我每天都跟您一塊用飯，您當然會注意到的。

蘇尼亞 伊里亞·伊里奇是我們的大幫手呢。（溫柔地）教父，我再跟您斟上一杯吧？

瑪雅 哎呀！

蘇尼亞 什麼事，奶奶？

瑪雅 我忘啦告訴亞歷山大——我的記憶力簡直一天不如一天啦——我今兒接到了巴甫

爾·亞列舍葉維奇從卡爾科夫寄來的一封信……他把他新著的小冊子寄來啦。
阿斯特羅夫 有趣嗎？

瑪雅 有趣。可也奇怪，他現在又攻擊他自己七年以前的主張啦。這真不可思議。

伏尼茨基 完全沒有什麼不可思議。喝您的茶罷，媽。

瑪雅 可是我高興說話。

伏尼茨基 可是我們說呀，談呀，看小冊子呀，已經說過談過看過五十年啦。如今，也該稍微丟丟手吧？

瑪雅 祇要是我說話，你就不愛聽；這真不曉得是什麼緣故。孩子，我得照直說，這一年以來你簡直大大改變了，變得連我都認不出你來。從前你的爲人，本來是抱有一定的主張和崇高的理想的。

伏尼茨基 嗯，不錯。從前我是抱有崇高的理想。可是崇高的理想一輩子也沒教誰崇高起來。（稍停。）崇高的理想……您真再也想不出比這更惡辣的挖苦啦。今年我已經四十七歲。直到去年爲止，我還一直跟你一樣，想把你們所有的那些半通不通的廢話拿來，蒙住自己的眼睛，爲的不讓自己正視真正的人生——還自以爲得計呢。可是，到如今哪，你何嘗曉得！我整晚睡不着，因爲我懊惱，我苦痛，我恨我自己

爲什麼竟會那麼傻，白白浪費了大好時光；我本來可以佔有的一切，現在，到了這
這年齡，是什麼都完啦！

蘇尼亞 舅舅，萬尼亞，別！多麼淒慘哪！

瑪雅（對她的兒子） 你似乎也譴責你以前的主張啦。可是，你從前的主張並不錯，錯
的祇是你自己。你忘啦主張的本身是無用的，死的。你得同時工作。

伏尼茨基 工作？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像您那教授大人，都能做一部寫字機器呀。

瑪雅 你這是說什麼？

蘇尼亞（哀懇聲） 奶奶！舅舅！我求您們！

伏尼茨基 我就不出聲——不響。我賠罪。

〔稍停。〕

葉琳娜 多麼好的天氣呀！又不太熱。

〔稍停。〕

伏尼茨基 好上吊的天氣！

〔鐵里金調着六絃琴。瑪里娜在屋子附近走來走去，喚着一隻母雞。〕

瑪里娜 嗶，嗶，嗶！

蘇尼亞 奶媽，親愛的，農民們來做什麼？

瑪里娜 還不是那一套——又是那塊荒地的事情。囁，囁，囁！

蘇尼亞 您在喚哪一個？

瑪里娜 大麻又把她那些小鷄帶着跑啦……會給老鷹刁去的。（她走遠了。）

【鐵里金彈着一曲波爾卡；大家沉默諦聽。工人上。

工人 大夫在這兒嗎？（對阿斯特羅夫）勞您駕，米哈爾·萊渥維奇，他們請您去去。

阿斯特羅夫 誰？

工人 工廠那邊。

阿斯特羅夫 （不耐） 辛苦你。好啦，看情形我是非去不可啦。（到處找着自己的帽

子）。咳，真討厭！

蘇尼亞 真夠討厭的！那麼，從工廠那邊轉來再來喫飯罷。

阿斯特羅夫 那怕來不及。『何如？……如之何？』（對工人）喂，老鄉，給我來一杯白

酒吧（工人去。）『何如？……則如何？……』（找到了帽子。）在阿斯特羅夫斯基的

一篇戲劇裏有這麼個傢伙，鬍子一大把，可是並不怎麼聰明——那就跟我差不多。

好罷，各位，再見！（對葉琳娜）您如果肯光臨我那邊，和蘇菲亞小姐一塊兒，那我

真是歡迎之至。我有一處小田莊，不過九十畝，可是却有一座模範的花園和苗圃，遠近幾百里地您再也找不出第二座來的——您對這個感覺興趣嗎？我隔壁就是公立植物園，可是那園丁太老啦，又常生病，所以實際上什麼事都是我料理着的。

葉琳娜 我早聽說過您是很喜歡種樹的。當然，種樹也許很有用，可是，那不妨害您的正事嗎？您是個大夫呀。

阿斯特羅夫 誰知道究竟什麼纔是一個人的正事呢？

葉琳娜 那種事也有趣嗎？

阿斯特羅夫 怎麼會沒有呢？

伏尼茨基（諷刺地） 有趣得很囉！

葉琳娜（對阿斯特羅夫） 您還年青——您看來不過三十六七……那麼那種事就決

不能像您所說的那麼有趣啦。除了樹，樹，什麼也沒有。我看那一定是非常單調的。

蘇尼亞 不，的確是非常有趣的。米哈爾·萊涅維奇每年都栽些新樹，已經得過獎章和獎狀啦。他總是想法子不讓老的森林給人摧殘掉。您如果常聽他的說話，您定會完全同意他的。他說：森林可以使地方美麗起來，可以教人理解自然的美，給人發展一種崇高的心靈。森林可以調和氣候的慘烈。在氣候溫和的地方，人和自然的鬥爭

就不用花費許多精力，那麼，人們就會變得溫柔和藹起來啦。在那種地方，人們一定是美麗的，溫柔的，多情的；他們的語言一定是高貴的，他們的動作一定是優雅的。文藝和學術在那種地方一定發達，他們的哲學決不會得憂鬱，他們對女人的態度，也一定會溫文爾雅起來啦。

伏尼茨基（笑）好極，好極！全都動人，可是，不大教人相信；那麼，（對阿斯特

羅夫）對不起，朋友，我還是要照樣拿柴塊來燒我的爐子，用木材來造我的穀倉。

阿斯特羅夫 你大可以拿煤炭燒爐子，用磚瓦造穀倉呀。我當然也並不反對你們砍伐你們必要的木材，但是，爲什麼一定要把這些森林毀掉呢？俄國的森林在斧斤之下，一天比一天稀少啦。千千萬萬的樹木毀啦，野獸和野鳥的家都變成了一片荒蕪，河流一天比一細，一天比一天乾，神奇的風景都一逝不返；這都是因爲懶惰的人們想不到祇要把腰稍爲彎彎，就可以從地上拾起用不完的燃料來。（對葉琳娜）難道我說得不對嗎，夫人？把這種美送到火爐裏燒掉，把自己所不能創造的東西盡情毀掉，那簡直就是無知無識的野蠻！人是有理性的，有創造力的，他應該在天賦的事物以外再創造新的；但是，直到此刻爲止，他不獨沒有創造，反而祇有毀滅。森林快完啦，河流快乾啦，野生的動物快絕迹啦，氣候快反常啦，世界是一天比一天變

得更貧乏，更苦悶啦。（對伏尼茨基）你那麼滿臉冷笑地望着我，好像我所說的盡是癡人說夢似的——也許，我真是癡人說夢吧。可是，當我走過那些由我所挽救回來的農民的森林，或者當我聽着那些我親手所種植的小樹沙沙地響着，我可真能自信，氣候，在相當程度以內，是控制在我的手裏的，而千百年以後，如果人類真能更幸福一點，那麼，區區的我，也總算不無微勞吧。當我栽了那一顆小白楊，看着牠長得那麼青青翠翠，迎風飄舞，我心裏真有說不出來的驕傲，而我……（看見工人端來托盤，裏面放着一杯白酒。）可是，我也該走了。也許，歸根結底，我到底還是癡人說夢。對不起，各位，再見！（向屋子走去。）

蘇尼亞（挽着他的手，同去）您什麼時候再到我們這兒來？

阿斯特羅夫 我不知道。

蘇尼亞 總要再過一個月吧？

【阿斯特羅夫和蘇尼亞同向屋子走去；瑪雅和鐵里金仍坐桌旁；葉琳娜向走廊走去。

葉琳娜 伊萬·彼得洛維奇，您太失態啦。您幹嗎要招您媽媽生氣，又說些寫字機器什麼的！今兒早起，您又跟亞歷山大吵鬧。該多麼小器呀！

伏尼茨基 可是，要是我恨他呢？

葉琳娜 可您也沒有理由恨他呀；他不是跟誰都一樣！您也不比他強呀。

伏尼茨基 你瞧你那臉龐，你那神態！勾魂的嬌滴滴！懶洋洋！

葉琳娜 哼！嬌滴滴，懶洋洋！誰都背地裏罵我的丈夫；誰都拿起怪矜憐的眼光來看着我：『可憐的女人！嫁給個老頭子。』這種同情，哎，我真看透啦！正跟那大夫剛說的一樣，你們全都不顧一切地破壞着森林，不多久，全世界的森林就都會給你們毀完啦。同樣，你們也拚命破壞着人類的美德，而不多久，勞你們大家的駕，在這世界，也就不會再有忠實，純潔，也不會再有自我犧牲啦！爲什麼你們老也饒不過任何一個女人，除非那女人已經是你們的太太？就因爲——阿斯特羅夫大夫是說得不錯的——就因爲你們大家心裏全都給一種破壞鬼迷住啦。你們全是沒有心肝的，無論對森林，對鳥獸，對女人，對任何人！

伏尼茨基 我不高興這種牢騷。

【稍停。

葉琳娜 那大夫有一張倦怠的，敏感的臉。有趣的臉。蘇尼亞顯然被他吸引住了：她愛他，我是看得出來的。我到這兒以後，他來過三次，可我一次也沒有和他好好兒談過，也沒有很招呼他。他一定以爲我是不可親近的。伊萬·彼得洛維奇，我們做了

朋友，大概並不是很偶然的吧。我們兩個都是這麼厭倦，這麼煩悶的人。厭倦的人
生呀！別這麼望着我，我不高興你這麼看我。

伏尼茨基 不這麼看你，我還能怎麼看你呢？我愛你！你是我的幸福，我的生命，我的
青春！我知道，你永遠也不會報答我的熱愛，那機會永遠也不會有的，可是，我什
麼別的也不要求，祇是讓我看你，聽着你的聲音……

葉琳娜 噓——他們會聽見的！（他們向屋子走去。）

伏尼茨基（緊隨着她）讓我說出我的愛情，別趕走我，祇有這，就是我的最大的幸福！

……

葉琳娜 這真難受！

〔兩人走進屋子。鐵里金撥着絃，彈一曲波爾卡。瑪雅在小冊子上，作着註記。〕

幕

第

二

幕





賽布雅可夫家的餐廳。夜間。巡更人在花園敲着更。

賽布雅可夫坐在敞開的窗前，一張臂椅上，打着盹；葉琳娜坐在他的身旁，也打着盹。

賽布雅可夫（忽然醒來）誰呀？蘇尼亞，是你嗎？

葉琳娜 是我。

賽布雅可夫 你呀，我的葉琳娜！……我疼得受不了啦。

葉琳娜 你的毯子已經落到地板上啦（將毯子又蓋在他的腿上）。亞歷山大，我們把窗關起來，好吧？

賽布雅可夫 不，我簡直悶得吐不過氣來。……剛剛我睜了一會兒，我夢見我的左腿已經不屬於我啦。不，這決不是風痛；我看這倒像風濕。什麼時候啦？

葉琳娜 十二點二十分。（稍停。）

賽布雅可夫 明早到藏書樓查查我們有沒有巴杜西可夫的作品。我相信我們會有他的著作的。

葉琳娜 什麼？

賽布雅可夫 明早查查我們有沒有巴杜西可夫的著作。我記得我們的確有的。怎麼，怎

麼我的呼吸老這麼困難？

葉琳娜 你疲倦啦。這是第二個晚上你沒有睡覺呢。

賽布雅可夫 我聽說屠格涅夫就是從風痛病得了一種叫作什麼「益幾納伯克托里」的病。

我怕我得的也就是這種東西。可憎恨，可咒詛的老年哪。給惡魔抓去的！自從我老了以後，我自己都討厭起自己來啦。你們每一個當然都是一見着我就討厭的囉。

葉琳娜 看你這口氣，像是你自己的年老，該我們來負責似的。

賽布雅可夫 尤其討厭我的，就是你。

〔葉琳娜起身，坐到較遠的地方去。〕

賽布雅可夫 當然囉，你是對的。我又不是傻瓜，我明白。你年青，強壯，漂亮。你需要生命，可是我，不過是個老頭子，行將就木的死屍罷啦。你以為我不明白嗎？當然，我再這麼活下去，就太傻啦。可是，別着急，我不久以後就可以讓你們全都解放的。我再也拖不了多久啦。

葉琳娜 我已經夠疲倦的……看在上帝的面上，請您別囂囂！

賽布雅可夫 看起來，就是因為我這老不死的，誰都疲乏啦，誰都無精打采，誰都在浪費自己的青春，祇有我一個，是在心滿意足地享受着美滿的人生。當然囉，一點兒

也不錯。

葉琳娜 請您別響！您教我夠難受啦！

賽布雅可夫 當然囉。我教誰都難受。

葉琳娜 （含淚的聲音）您逼死我啦！說，您究竟要我怎麼樣？

賽布雅可夫 不怎麼樣。

葉琳娜 那麼，就別再嚷嚷啦。我求您！

賽布雅可夫 真奇怪，伊萬·彼得洛維奇儘管嚷嚷，那個老蠢貨，瑪雅·華西列夫娜，也儘管胡說白道，可是並不碍着誰，誰都樂意聽。就祇有我，祇要我一開口，這就誰都「夠難受」的啦。我開口就討人嫌。就算我這人不討人歡喜，就說我自私，我是個暴君，難道我，到了我這麼個年紀，連默默地想一想我自己的事情的權利都沒有嗎？難道我這份權利不是我自己掙來的嗎？我問你，我到底有沒有權利在我的老年來過過平靜的生活，來受受別人的照顧？

葉琳娜 沒有誰跟您爭論您的權利。（窗子在風裏碰擊着。）起風啦；我得關上窗戶。

（關窗。）大雨馬上就來啦。誰也沒有剝奪您的權利。

〔稍停。巡更人在花園敲着更，唱着。〕

賽布雅可夫 一生致力於學藝，習慣了自己的書齋，自己的教室，一生所交往的，全是高尙的同事們——忽然一下子，打下這種十八層地獄裏來，整天看見的，盡是些蠢如鹿豕的人，聽見的，盡是莫名其妙的談話。我需要蓬勃的生命，我愛成功，愛名譽，愛聲名，愛榮譽，可是，到這兒來——簡直就是充軍呀。隨時，都祇能哀悼着過去，看着別人轟轟烈烈，自己等死。我受不了啊！我過不下去啊！可是，人家還嫌你老！

葉琳娜 您等着，耐着點兒性子罷：不出五六年，我也就老了的。

〔蘇尼亞入。〕

蘇尼亞 爸爸，是您自己要我們請阿斯特羅夫大夫來的，現在，人家來啦，您又不見。這不大像話吧？您不是白白地麻煩人家！

賽布雅可夫 你那阿斯特羅夫對我有什麼用？他的醫道，並不比我的天文學高明。

蘇尼亞 爲了您這麼點風痛，我們可沒法把全世界的醫學專家都給您請來。

賽布雅可夫 總而言之，我是不見那個瘋癲癲的怪物。

蘇尼亞 那當然隨您（坐下）。不關我的事。

賽布雅可夫 什麼時候？

葉琳娜 快一點啦。

賽布雅可夫 我老覺着悶得慌。……蘇尼亞，給我把那桌上的藥水拿過來。

蘇尼亞 是。（把藥給他。）

賽布雅可夫（憤急） 不對！不是這個！請誰做這麼點小事都要招你生氣。

蘇尼亞 請您別跟我發那麼大的脾氣罷。別人許高興這樣，我可不行！我不高興，也沒

那麼多的時間。天一亮就得起來，我們明天要割莊稼呢。

【伏尼茨基着寢衣，手持蠟燭，入。

伏尼茨基 風暴就要來啦。（扯閃。）哪，瞧！葉琳娜和蘇尼亞，睡覺去。我來接替你們來的。

賽布雅可夫（恐怖） 不，不！別讓他陪着我！不！他一說話就要我的命的呀！

伏尼茨基 可您總得讓她們休息休息。她們兩晚都沒閉過眼睛啦。

賽布雅可夫 讓她們睡去，可您也得去。謝謝您。我求您去。爲了我們過去的友誼，請

別抬槓。我們以後再談罷。

伏尼茨基（譏嘲地） 我們過去的友誼。……過去的……

蘇風亞 舅舅，您別響！

賽布雅可夫（對其妻） 親愛的，別把我交給他們！他一開口就會送掉我的命的。
 伏尼茨基 這真太笑話啦。

〔瑪里娜持燭入。〕

蘇尼亞 親愛的奶媽，您該睡啦。不早啦。

瑪里娜 茶爐子還燒着呢。怎麼好放心睡覺去呀？

賽布雅可夫 鬧得誰都不能睡，誰都疲乏啦。祇有我是舒舒服服地在過生活。

瑪里娜（走向賽布雅可夫，溫柔地） 怎麼，親愛的，疼得很嗎？我自家腿也怪疼的，疼得厲害着呢。（蓋好毯子。）您鬧這病，鬧了多少年啦。小蘇尼的媽媽老是整晚整晚地不睡，陪着您，累夠啦。她該多麼疼您呀！（稍停。）年老的人也跟小孩一樣，高興有這麼個人來疼疼他；可是，誰也不愛疼老頭子和老婆子。（吻吻賽布雅可夫的肩。）睡去罷，親愛的……跟我來，怪可憐的。……我給您點兒檸檬茶，暖暖您的腿……給您做個禱告……

賽布雅可夫（感動） 我們一塊兒走罷，奶媽。

瑪里娜 我自家的腿也怪疼的，疼得厲害呢。（同蘇尼亞攙扶着賽布雅可夫。）小蘇尼的媽媽老是哭着，替你傷心……我的小蘇尼，你那時候還是無知無識，這麼一

點點兒呢。……隨我來，隨我來罷，親愛的。

【賽布雅可失，蘇尼亞，瑪里娜，下。

葉琳娜 我給他累得夠受啦。我差點兒站都站不穩。

伏尼茨基 你給他累得夠受，我是給我自己累得夠受啦。這是第三晚我簡直沒有睡。

葉琳娜 這家裏頭，什麼都是可怕的。您的母親，除了她的小冊子和教授以外，什麼都恨；教授是滿腹牢騷，不信任我，害怕着您；蘇尼亞跟她父親發脾氣，跟我也發脾氣，已經兩星期沒理我啦；您討厭我丈夫，並且公然侮蔑您自己的母親。……我真受不了啦，今兒我差不多哭了二十次。……這種家，真可怕呀。

伏尼茨基 別再來這麼一套牢騷罷。

葉琳娜 伊萬·彼得洛維奇，您是受過教育的，有知識的，我認爲您應該明白，這世界的毀滅，並不因爲火災或者搶劫，而是因爲仇恨，敵視，和這種種瑣瑣碎碎的爭吵……您不該光是怨這個，恨那個，您有一種責任讓大家和解起來。

伏尼茨基 先讓我和我自己和解罷！啊，我的寶貝……（彎身，吻她的手。）

葉琳娜 別！（縮回她的手。）去！

伏尼茨基 大雨馬上會過去，自然界的萬物都會煥然一新，重新得到解放。可是，這暴

雨却沒有給我任何的解放。無論白天，夜晚，一想到我是在絕望之中浪費了我的一生，我就好像馬上落到一個恐怖的惡夢裏去啦。我沒有過去，我的過去已經給我胡塗塗地葬送在一些瑣屑裏頭去啦；而現在呢？更是絕無意義。在你的身上，我寄託了我的生命，我的愛情！可是，我拿牠們來做什麼用？我要牠們來做什麼？我的熱情是白白地浪費，好像一縷的陽光落到無底的深坑裏頭啦，而我的一切，也就整個地完啦。

葉琳娜 您對我說您的愛，我祇能木然，不曉得對您說什麼的好。請原諒我，我沒有什麼對您說的。（豫備走了。）晚安。明天見。

伏尼茨基 （攔住她） 可你曉得我又是多麼地苦惱，當我一想到在我的身旁，就在這屋子裏，還有一個人的生命也是被葬送啦——那就是你！你還等什麼？是什麼可咒詛的理論把你牽扯着？明白一些，你要放明白些……

葉琳娜 （注視着他） 伊萬·彼得洛維奇，您醉啦！

伏尼茨基 也許我醉啦，也許……

葉琳娜 阿斯特羅夫大夫在哪兒？

伏尼茨基 在那邊……他今晚在我那兒過夜。也許我醉啦，也許……你說什麼都可

以！

葉琳娜 您今兒又喝酒。爲什麼呢？

伏尼茨基 酒裏頭，至少，還有一點點人生的氣息。……葉琳娜，別，別阻止我！

葉琳娜 您從來不愛鬧酒，也並不這麼多話。……睡覺去！我討厭，啦。

伏尼茨基 （吻她的手） 我的寶貝……我的女神！

葉琳娜 （愠怒） 別！真討厭。（走出。）

伏尼茨基 （獨自） 她去啦。……（稍停。）十年以前在姐姐那兒我常常看見她。那時候

她是十七歲，我是卅七。爲什麼那時候我不就愛了她，向她求婚？在那時候，那是很容易實現的啊！那麼現在，她就是我的妻子啦。……是的。……現在，我們都

會在暴風雨裏醒過來；一聲雷響，她害怕啦，我就會把她擁抱在我的懷裏，輕輕地

說：『別怕，親愛的，我在這兒。』哈，神奇的思想，何等的幸福啊，我想着想着

都禁不住要歡樂地笑啦——可是，天哪，我的頭怎麼昏亂啦？爲什麼我老了呢？爲

什麼她不了解我？她的那些個漂亮的辭句，那些懶散的牢騷，那些似通非通的關於

世界毀滅的理論——這一切都是我所絕對憎恨的。（稍停。）啊，我多麼蠢！我給那

老騙子騙啦。從前，我崇拜那可憐的半身不遂的教授，我像公牛一般地替他賣命。

蘇尼亞和我把田地所出產的，一點一滴都榨了出來；我們像最貪婪的農民，對於麻油，豆子，乾酪什麼的，全都錙銖計較；我們刻苦自己，省吃省用，一文半文地積掙了起來，給他送去整千整萬的盧布。我把他和他的學問引為自己的驕傲，他就是我的生命，我的呼吸。他所有的作品和談吐，在我看來，都好像就是天才的神思。……天哪，如今呢？他退休啦，到這兒來啦，他一輩子的底底細細，全給我看清楚啦。他沒有留下一頁有價值的作品，他完全是沒沒無聞，什麼也不是——不過是個肥皂泡沫罷啦！我給那老騙子騙啦。……我看清楚啦——我是癡癡呆呆地給騙苦啦

……
 【阿斯特羅夫入。他穿着上衣，但既沒有穿背心，也沒有打領結，顯然有點醉意。後面跟着鐵里金，拿着六絃琴。

阿斯特羅夫 彈罷！

鐵里金 誰都睡覺啦！

阿斯特羅夫 彈！

【鐵里金開始輕輕彈着。

阿斯特羅夫 （對伏尼茨基

就您一個人嗎？沒有太太們在這兒嗎？（兩手插腰，唱着）

「我的屋子跳啦，我的爐子也跳啦，弄得主人家，沒地方睡覺啦。」暴雨把我鬧醒啦。好一場痛快的大雨。什麼時候啦？

伏尼茨基 誰知道。

阿斯特羅夫 我好像聽見葉琳娜·安得列葉夫娜的聲音的。

伏尼茨基 她剛剛走。

阿斯特羅夫 這女人不壞。——檢視着桌上的藥瓶。——藥！多少的仙方啊！卡爾科夫配來的，莫斯科配的，圖拉配的。爲了他那麼點風痛，把全國的藥房都麻煩到啦。他到底是真病還是假病啊？

伏尼茨基 那倒是真病。（稍停。）

阿斯特羅夫 你今兒幹嗎這麼悶悶不樂的？你替教授心裏難受嗎？或者是別的什麼？

伏尼茨基 不用你管。

阿斯特羅夫 那麼，也許你是愛着教授的夫人的吧？

伏尼茨基 她是我的朋友！

阿斯特羅夫 已經？

伏尼茨基 什麼「已經」？

阿斯特羅夫 我說，一個女人做一個男人的朋友，祇能依着這樣的順序：最初是，愉快的相識，其次，情婦，再其次，朋友。

伏尼茨基 庸俗之極的說話。

阿斯特羅夫 什麼？不錯……我不得不承認我已經變得庸俗起來啦。您瞧，我還吃醉了
呢。照例，每月我要像這麼醉一次。一醉之後，我就變得粗野之極，暴戾之極。那時候，我就什麼也不管。我拿起那些最困難的手術來，大刀闊斧的幹，可是竟幹得妙極啦。我對於將來，如是乎作出些海闊天空的大計畫來；那時候，我可並不以為我自己是個傻瓜，而相信我對於人類有着無限偉大的貢獻——無限偉大！在那時候我就有我自己的人生哲學，而你們大家，我的好朋友們，對不起，在我看來，則不過是些渺不足道的……
微生物罷啦！（對鐵里金 麻大哥，彈起來！

鐵里金 親愛的，無論您要我做什麼，我都可以，可是，現在，您想想——誰都睡覺
啦！

阿斯特羅夫 彈！

〔鐵里金開始輕輕彈着。〕

阿斯特羅夫 我們得喝點兒酒吧。來罷，好像咱們還騰着點兒白蘭地。天一亮，咱們大

家就都上我那兒去。對嗎？我有個助手，他老也不會說「對」，可祇會說「推」。這傢伙真昏蛋。上我那兒，對嗎？（看見蘇尼亞進來）對不起，我沒有結領結。（匆匆走出，鐵里金隨着他走出。）

蘇尼亞 萬尼亞舅舅，您又跟阿斯特羅夫大夫一塊兒喝酒啦。你們纔是好好的一對呢。他老是那麼的，可是您幹嗎也跟着學呢？在您這年紀，那並不怎麼合式吧？

伏尼茨基 年齡是沒有關係的。一個人沒有真實的生活，他就祇好活在幻景裏頭啦。雖然只是幻景，可總比什麼也沒有的好。

蘇尼亞 莊稼全收割啦，每天都下雨，快要爛在田裏呢，可您還活在幻景裏頭。您近來什麼事都不管。……祇讓我一個人張羅着，我真夠累的啦。……（驚訝）舅舅，怎麼，您流眼淚啦！

伏尼茨基 眼淚？沒有……一點兒也沒……瞎說。……你剛剛那麼望着我，真像你那死去的媽媽。我的孩子……（懇切地吻着她的手和臉。）我的姐姐……我親愛的姐姐……她現在在哪兒哪？如果她知道……啊，如果她知道……

蘇尼亞 什麼，舅舅？知道什麼呀？

伏尼茨基 那是苦痛的，無用的……沒有關係。……往後就……沒有什麼。……

我去啦。(出去。)

蘇尼亞 (敲門) 米哈爾·萊渥維奇，您還沒睡覺吧？我能打攪您一會兒嗎？

阿斯特羅夫 (在門內) 我就來！(一分鐘後，他穿了背心，打好領結，走出來。)
有什麼需要我的嗎？

蘇尼亞 祇要您愛喝，您自個兒喝罷，可是我求您，別讓我舅舅也跟着喝。他喝不得呢。

阿斯特羅夫 很好。我們決不再喝啦。(稍停。)我就要回家去。那是已經決定了的。
天一亮他們就會給我把馬備好。

蘇尼亞 正下雨呢。何妨等到早晨呢？

阿斯特羅夫 暴雨已經過去啦。我們正好趕上一點兒雨尾子。我得走啦。請您再也別找我來看您父親。我告訴他是風痛，可他告訴我是風濕；我讓他躺在牀上，可他偏要坐在椅子上。今兒，他更乾脆，連見也不要見我。

蘇尼亞 他是給姑息慣了的。(在壁櫥上搜索着。)您不想吃點兒什麼嗎？

阿斯特羅夫 嗯，也好。

蘇尼亞 一熬夜，我就老想吃點兒什麼。我記得壁櫥裏頭是有點什麼的。人家說，爸爸

一向是很得女人的歡喜的，所以他的性子也給女人姑息慣啦。來罷，咱們吃點乾酪罷。（兩人站在壁櫥旁邊，吃着。）

阿斯特羅夫 我整天什麼都沒吃，祇是喝酒。您父親的性子真難纏。（從壁櫥裏拿出酒瓶來。）允許我嗎？（喝了一杯。）這兒沒有旁人，咱們可以坦坦白白地說說話。您可知道，我看，我在您們家裏怕連一個月也活不下去，我會給這種空氣悶死啦。……您那父親，唯一關心的就是他的風痛和他的書；萬尼亞舅舅整天祇有牢騷，還有您那奶奶，您那繼母，全是，全是……

蘇尼亞 我那繼母怎麼樣？

阿斯特羅夫 一個人，總要什麼都得美：臉面，衣飾，心靈，思想。老實說，無可否認的，她的確很美，可是……您知道，她什麼也不做，除了吃，睡，遊蕩，拿她的美來迷人——除此以外，什麼也沒有。她沒有一點責任和義務，祇是讓別人替她工作。……不對嗎，呃？而一種懶惰的生活，也就決不能純潔的了。（稍停。）也許，我是太嚴格了一點。我也跟您那萬尼亞舅舅一樣，看着人生，一無是處，所以我們兩個的脾氣，也就一樣暴躁啦。

蘇尼亞 那麼，您不滿意人生嗎？

阿斯特羅夫 我是熱愛人生的，可是，我們的生活，我們俄國鄉下的日常生活，我可受不了。我身上的每一根纖維，都是憎恨這種生活的。至於我個人的生活，我敢保證您，那更是絕無是處。您知道，當您在黑暗的夜晚走過森林，如果前面有那麼一線的光明閃着，那麼，您就不會感覺疲倦，不會感覺黑暗，也不會感覺樹枝彈着您的臉面啦……知道，我的工作，在這全區裏頭，比誰都繁重，命運是不停地在鞭策着我；有時，我真感覺着忍受不了的苦痛，可是在我的前面，沒有光明。我對於自己既無所期望；我也不愛我周圍的這麼些人……多少年來，我已經對誰都不關心啦。

蘇尼亞 您真是對誰都不關心嗎？

阿斯特羅夫 對誰都不。對於您的奶媽，我倒感覺着那麼一點點的愛——但那祇是爲了過去的記憶。農民們都是一樣的，沒有開化，生活骯髒。知識階級呢？也很難纏。他們全都倦怠啦。我們的好朋友們，思想既渺小，感情也渺小，目光看不出自己的鼻子——明白些說罷，就是胡塗。那些比較大方，比較智慧的呢，則全是些歇斯迭里症的患者，病態，整天祇會反省，祇會分析……他們老是哭哭啼啼；瘋狂一般地相互憎恨，相互誹謗，他們偷偷地挨到你的身邊，斜着眼這麼望你一望，於是馬

「就得到結論啦：『哼，神經病！』或者：『這傢伙裝模作樣。』當他們找不到一頂帽子加到你的頭上，他們就說：『這傢伙古怪，太怪啦！』我愛種樹——那就是古怪；我不愛吃肉——那又是古怪。他們無論對人，對自然，都再也沒有一種率直真實而自由的態度。……沒有。簡直沒有！（又預備喝酒。）」

蘇尼亞（攔着他） 別，我求您，別再喝啦！

阿斯特羅夫 爲什麼？

蘇尼亞 喝酒和您是太不相稱的！您是這麼文雅，高尚，您的聲音也是這麼柔和。……

尤其是，您並不像我所見的任何人——您美。那麼，您爲什麼竟要和那些個平凡人一樣，吃酒玩牌呢？啊，別那麼的，我求您。您常說人們不會創造，祇會破壞上天所賜給他們的一切。那麼，您爲什麼要破壞您自己？爲什麼？您不能，您不能這麼做，我求您，我懇求您！

阿斯特羅夫（伸手向她） 我再也不喝啦。

蘇尼亞 您給我發誓。

阿斯特羅夫 我以我的名譽發誓。

蘇尼亞（熱情地握他的手） 謝謝您！

阿斯特羅夫 好啦！我已經清醒啦。您瞧，我現在真是十分清醒，並且，我要繼續清醒下去，直到我最後的一天。（看錶。）真是，我的時間已經過去啦，我要趕，也趕不及啦。……我已經老啦，我已經給工作壓壞啦，我已經變得庸俗，我的感情已經遲鈍，我相信我再也沒有資格來愛任何人啦。我也不愛任何人……也不相信我將來會愛任何人。還能令我稍稍動心的，就是美。祇有美還能給我些許的刺戟。比方說，您的繼母葉琳娜·安得列葉夫娜，如果她高興的話，我想，有一天，也許她還能教我的心裏熱一熱。……可是，那並不是愛，不是愛情。……以手掩面，忽然寒慄。）

蘇尼亞 您怎麼？

阿斯特羅夫 沒有什麼。……在大齋節，有一個病人，我給他一上麻藥，他就死啦。

蘇尼亞 這時候您得忘掉那些事情。（稍停。）告訴我，米哈爾·萊渥維奇……假如我有個朋友或者有個妹妹，如果您看出她……您看光景她是愛着您啦，那麼，您怎麼辦呢？

阿斯特羅夫 （聳肩） 我不知道。大概，不怎麼辦，我就得讓她明白，我是不會對她關

心的……我的心已經用到別的事情上啦。好啦，如果我要走，現在就該是動身的時候啦。再見罷，我親愛的小姑娘，不然我們會談到明早晨還談不完呢。（握她的手）我就從客廳裏出去好嗎？我怕您舅舅會把我留下來。（走出。）

蘇尼亞（獨自）他什麼也沒對我說。……他的心，他的靈魂全是對我關着門的呢。可是我爲什麼還感覺着這麼幸福呢？（幸福地笑。）我對他說：『您這麼文雅，高尚，您的聲音這麼柔和。』……這不會太失態吧？他的聲音顫動着，令人感覺着安慰。……我彷彿還覺着他的聲音在空中震響着呢。我給他說：『假如我有個妹妹，』可是他還不明白。……（交握着自己的手。）唉，上帝呀，爲什麼不把我生得美一點兒呢？多麼可怕呀！我知道我不美，我知道的，我知道！……上個星期日，人們從教堂出來的時候，我就聽見他們說着我的。一個女人說：『倒是個又可愛又大方的姑娘，可惜就是醜一點兒……』醜……

【葉琳娜入。】

葉琳娜（開窗）暴風雨過去啦。空氣真清鮮。（稍停）阿斯特羅夫大夫在哪兒？

蘇尼亞他走啦。（稍停。）

葉琳娜蘇菲！

蘇尼亞 什麼？

葉琳娜 你到底要跟我不扭到幾時呢？咱們誰也沒得罪誰，幹嗎要這麼鬧鬥雞眼呢？我們還是和好啦罷。……

蘇尼亞 我老早就想跟您和好的……（擁抱她。）咱們再也別鬧啦罷。

葉琳娜 這纔對的。（兩人都感覺激動。）

蘇尼亞 父親睡了嗎？

葉琳娜 沒有。還在客廳坐着。……我們幾個星期都沒說話啦，真不知道究竟爲什麼。

……（看見壁櫥開了。）怎麼回事？

蘇尼亞 米哈爾·萊渥維奇剛在這兒吃了晚飯。

葉琳娜 還有酒呢。……爲了我們的友誼，我們乾一杯。

蘇尼亞 對啦，咱們乾一杯。

葉琳娜 就共着一個杯子……（斟酒。）那更親熱。那麼，我們就是朋友啦？

蘇尼亞 是的，是朋友啦。（她們乾杯，相互親吻。）我多麼久就想跟您和好的，可是，

我老覺着害羞……（哭了。）

葉琳娜 你爲什麼哭啦？

蘇尼亞 不，沒有什麼。

葉琳娜 別，別哭，好孩子……（自己也哭着了。）我真奇怪，我自個兒也哭啦……

（稍停。）你跟我生氣，就因為你以為我跟你父親結婚的動機，祇是爲了我自己的利益。……如果你相信我的發誓，我可以給你發誓——我是爲了愛纔跟他結婚的。我愛他是個學者，是個有名的人物。當然這不是真的愛，這種愛全是假的；可是，當時，我的確以為那是真正的愛。這不是我的錯。可是，自從我跟他結婚以來，你就拿你那懂事的，懷疑的眼睛，來懲罰着我啦。

蘇尼亞 別，您別再說罷！我們忘啦那一切罷。

葉琳娜 不能用那種懷疑的眼睛來看人的——那種看法，和你不相稱。你得相信每一個人——不然，這世界上就沒有人類啦。（稍停。）

蘇尼亞 老實地告訴我，像對待一個好朋友一樣地……您幸福嗎？

葉琳娜 不。

蘇尼亞 我早知道。再一個問題。坦白地告訴我，您不高興您的丈夫更年青一些嗎？

葉琳娜 看你還是多麼孩子氣！當然，我會高興的呀！（笑。）好，再問別的罷，接着問下去。……

蘇尼亞 您高興阿斯特羅夫大夫嗎？

葉琳娜 對的，很高興。

蘇尼亞 (笑) 我傻嗎……？ 嗯？他已經走遠啦，可是我好像還能聽見他的聲音和他的脚步；當我看着那黑暗的窗戶，我好像還能看見他的臉面。讓我給您說啦罷。……可是我不能高聲說：我不好意思。到我房裏去，我們到那兒去談談。您會以為我很傻吧？一定的。您老實告訴我。……您跟我說一點兒關於他的事情。

葉琳娜 要我給你說什麼呢？

蘇尼亞 他聰明，懂事……他什麼都懂，什麼都能作……他會醫人，又會種樹。

葉琳娜 這不光是樹木和醫藥的問題……親愛的孩子，你得明白，他有着天才的火花！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那就是勇敢，自由的胸襟，闊大的眼光……他種下一棵樹，他就已經看見了千百年後的結果，已經憧憬到人類的幸福。這種人是少有的，要愛就要愛這種人……他愛喝那麼一口酒，有時候也不免有那麼點兒粗野

——可是那有什麼關係呢？在俄國，一個有才能的人是不能永遠沒有缺點的。想一想那大夫過的是怎樣一種生活罷！路上深深的泥濘，嚴霜，風雪，無盡的路途，環

繞着他的全是些粗暴野蠻的農民，貧困和疾病——在這種環境裏頭一天又一天地工作，掙扎，到了四十歲的年齡，還想他保持完全的清醒，沒有一點缺憾，那是不容易的。吻她。我衷心祝你幸福；你是該當幸福的……（起立。可是，我總是個倦怠的，第二流的角色。……無論在音樂上，或者在我丈夫的家庭裏，以至在所有的愛情事件上，我扮演的老是個第二流的角色。真的，你想想罷，蘇尼亞，我是非常，非常不幸的！（激動地來回踱着。）在這世界上，我就沒有幸福，絕對沒有！你爲什麼笑？

蘇尼亞（笑着，躲藏自己的臉面）我是太快樂……太快樂啦！

葉琳娜我渴念着音樂。我想彈一點兒什麼。

蘇尼亞您彈罷！（擁抱她。）我睡不着……您一定要彈的！

葉琳娜等等。你父親還沒有睡着。他一生病，連音樂也是討厭的。先去請他的示。如果他不反對，我一定彈。去！

蘇尼亞好極啦。（走出。）

【巡夜人在花園敲着更。

葉琳娜許久許久我沒有彈過鋼琴啦。我要一面彈，一面哭，像傻子一般地哭（走向

窗前。(是你在敲嗎，耶費蒙？)

巡夜人的聲音 是。

葉琳娜 別敲，老爺不舒服。

巡夜人的聲音 我就走啦。(吹着口哨。)喂，這兒來，我的好狗！來罷，好小子！我的好狗！

【稍停。

蘇尼亞(回來) 父親說，『不許彈』。

幕





賽布雅可夫家的客廳。三扇門，一右，一左，一居中。午刻。

伏尼茨基和蘇尼亞亞坐着，葉琳娜則來回踱着，若有所思。

伏尼茨基 教授大人傳下了旨意，要我們大家午後一時在這兒聚齊。（看錶。）還差一刻

鐘。教授要向全世界宣布他的意旨呢。

葉琳娜 也許有什麼要緊的事吧？

伏尼茨基 他就沒有正經事。他整天就祇是胡抄亂寫，發牢騷，吃醋。

蘇尼亞亞（譴責地）舅舅！

伏尼茨基 唉，唉，對不起。（指向葉琳娜。）你就瞧瞧她罷！多麼嬌，多麼懶，不像在

走，倒像在扭着呢。迷人！真迷人！

葉琳娜 您整天噲噲噲——連自己都不覺着無聊嗎？（苦惱地）我無聊得要死啦。我不知

道我該作什麼的好。

蘇尼亞亞（聳肩）祇要您高興作，可作的事還少嗎？

葉琳娜 比方說？

蘇尼亞亞 比方說，您可以幫幫我們管一管田莊，教教孩子們，或者照顧一下病人。可作

的爭多着哪。父親跟您不在這兒的時候，萬尼亞舅舅和我就常常親自跑到市上，去賣麵粉去。

葉琳娜 我就不會作那種事情。況且，那些事也怪沒意思的。祇有在那些宣傳小說裏纔看見有人去教農民，去看護農民。那麼，怎麼能教我一下子，又不爲什麼，跑去教他們，看護他們呢？

蘇尼亞 哼，我看也並沒有什麼不能的。試一試您就能啦。（抱着她的腰。）親愛的，別那麼抑鬱罷。（笑。）您無聊，您不知道作什麼的好，可您知道，無聊和疎懶是會傳染的。您瞧瞧萬尼亞舅舅——他什麼也不作，祇是影子一般地追着您。我也放下了我的工作，跑來跟您談話。我已經懶惰起來啦——我沒有辦法管制我自己。我們那位大夫，米哈爾·萊渥維奇，從來就很少來看我們的，每月至多一次兩次；請他過來也不大容易，可是現在，每隔一兩天就自己跑來啦。他不顧他的森林，也不管他的病人啦。您真是個妖精呢！

伏尼茨基 幹嗎那麼自尋苦惱呢？（急切地）來罷，我的寶貝，我的好人，放懂事些！在你的血管裏你是有着美人魚的血液的；那麼，就作一個美人魚罷！跳到熱辣辣的生活裏去罷！快鑽到深深的愛情裏去，和什麼海裏的精靈熱烈地愛罷——澈頭澈尾把

你自己投向那無底的愛的深淵，讓教授先生和我們大家都揚起手來，大吃一驚罷！

葉琳娜（含怒地）您讓我安靜地過一天罷！您是多麼殘酷！（將去。）

伏尼茨基（阻攔她）別，別，我最親愛的。原諒我。……我給您賠罪。（吻着她的
手。）咱們從今後再也別鬧啦。

葉琳娜 您知道，就是最善良的天使，也會給您逼得無法忍耐的。

伏尼茨基 作為我們和平親睦的表記，我馬上給您取一束薔薇來；我今早為你摘的呢。

秋天的薔薇——美麗的，悲哀的薔薇……（走出。）

蘇尼亞 秋天的薔薇——美麗的，悲哀的薔薇……兩人都向窗外望去。）

葉琳娜 已經是九月啦。難道我們竟會在這兒過冬嗎？（稍停。）大夫呢？

蘇尼亞 在萬尼亞舅舅房裏。他在寫什麼。我真高興萬尼亞舅舅走啦。我要跟
談談。

葉琳娜 談什麼？

蘇尼亞 談什麼！（將頭藏到葉琳娜的懷裏。）

葉琳娜 你瞧你，真孩子氣……（撫着她的頭髮。）

蘇尼亞 我不夠漂亮。

葉琳娜 你的頭髮真美呢。

蘇尼亞 不！（四圍看着，好像要從鏡子裏看出自己來。）不！一個女人要是醜的話，別人就祇能告訴她：『你的眼睛美，你的頭髮美。』……我愛他，愛了六年啦。我愛他勝似我愛我自己的母親。我隨時都意識着他，覺着他的手的摸撫。我望着門，我等着，期待着他隨時會走了進來。您瞧，我時刻找您來，也就祇是爲了來談談他。這些時，他每天都在我們這兒，可是，他望也不望我——他眼睛裏就看不見我。……多麼苦惱啊！我是沒有任何希望啦——沒有，絕對沒有！（絕望地）啊，我的上帝呀，給我力量！……我整晚都在祈禱。……我時常上他那兒去，跟他談，盯着眼睛看着他。我已經沒有處女的自尊，沒有力量來控制我自己啦。我悶不住，昨兒我已經告訴了萬尼亞舅舅，說我愛他。……僕人們都知道我愛他啦。誰都知道啦。

葉琳娜 他呢？

蘇尼亞 他？他簡直就沒有注意到我。

葉琳娜 （沉吟） 他真是個怪人。……你看出了什麼沒有？讓我來給他說。……我會很審慎地問問他——暗示他……（稍停。）真的，讓我問問他——你不能老是這麼猜猜疑疑的，那更難受。讓我嗎？

〔蘇尼亞點頭，表示同意。〕

葉琳娜 對啦。祇想知道他到底愛不愛你，那不會很困難的。別急，親愛的；別害怕。我會很巧妙的探問他，讓他不曾覺得。我們所要探聽的祇是愛，或者不愛。（稍停）如果不愛，那麼，以後他最好別再到這兒來啦，是嗎！

〔蘇尼亞點頭。〕

葉琳娜 不看見所愛的人，那倒反而好受一些。我們別再拖延，馬上就問他。他說過要給我幾張地圖看的。去告訴他，說我要見他。

蘇尼亞（激烈的激動）您會把整個的真情都告訴我嗎？

葉琳娜 當然。我以為，真情無論怎麼可怕，總比胡疑不決要好得多。你靠定了我罷，親愛的。

蘇尼亞 是，是的……我就告訴他說您要看他的地圖。（將行，在門口又停止。）不，胡疑不決到底還好些……至少，還可以抱着一種希望……

葉琳娜 你說什麼？

蘇尼亞 沒說什麼。（走出。）

葉琳娜（獨自）知道了別人的祕密，而又不能為力，沒有比這更糟的啦。（沉吟）他並不

愛她——那是很明白的；可是，他爲什麼不該和她結婚呢？她的確不夠漂亮，可是作一個像他那麼大年紀的鄉村醫生的太太，也並不算委屈他呀。她是那麼懂事，和藹，純潔。……不，不是這麼說的。……（稍停。）我明白這可憐的孩子。在這種絕望的厭倦裏頭，什麼也沒有，沒有個人樣的人，祇有些灰色的影子幌來幌去，所聽見的，全是些沈悶的平庸的言談，周圍的人，全都什麼也不作，祇是吃，喝，睡——祇有他，有時出現到這種場合裏來，和其他的人全不一樣，美，有趣，有吸引力，像在黑暗裏頭升起來一輪明月似的。……拜倒像這樣一個有魅惑力的人，屈服……忘掉自己……我相信我自己也有點給他迷住啦。是的，他一不來，我就覺着無聊：就是現在，我一想到他，我的臉上也就不住發出笑容來呢。……萬尼亞舅舅說，在我的血管裏有着美人魚的血液。『跳到熱辣辣的生活裏去罷！』也許，我正該這麼作。……如果我能飛，像鳥般地自由，飛離了你們每一個——如果我能離開你們的那些睡眼矇矓的臉面，你們的那些空空洞洞的言談，那種昏聩胡塗的生活……可是，我是太卑劣、太不勇敢啦。……我的良心責備着我。……他每天上到這兒來。我猜得到他爲什麼來的，我已經有着一種虧心的感覺啦。我差點兒竟要跪在蘇尼亞的面前，請她饒恕；要跪在她的面前，放聲大哭……

阿斯特羅夫（拿着地圖走進來）您好！（握手。）您想看我畫的地圖嗎？

葉琳娜 您昨兒答應了給我看的。……有空嗎？

阿斯特羅夫 啊，當然！（在桌上攤開地圖，用圖畫釘釘牢。）您在哪兒生的？

葉琳娜（一面幫着他釘）在彼得堡？

阿斯特羅夫 進的什麼學校？

葉琳娜 音樂專科學校。

阿斯特羅夫 那麼，我看您對這個就不會感覺興趣啦。

葉琳娜 爲什麼不會呢？確實的，我對於鄉下是不大明白的，可是我從書本上也唸過不少呢。

阿斯特羅夫 在這屋子裏，在伊萬·彼得洛維奇的房間裏，我也有一張我自己專用的桌子。當我疲乏得難受，感覺得完全要昏倒的時候，我就丟下一切，逃到這兒來，亂塗一兩點鐘，也算是娛樂我自己。……伊萬·彼得洛維奇和蘇菲亞·安得列葉天娜敲着算盤珠子，秋虫唧唧地叫着，我也就在他們旁邊，坐在我自己的桌上，這麼亂塗幾筆——而我就覺着怪安樂，怪舒服啦。可是，這種舒適的享受，我也不能讓我常有——每月僅僅那麼一次。……（指地圖。）現在，看這兒！這是我們這一區

五十年前的情形。深綠和淺綠都代表樹林；整個地區有一半是密布着森林的。綠色上面的紅條紋，代表野鹿，野羊。……植物界和動物界，我全畫上的。這湖上，有着天鵝，野鴨，鵝；據老年人說，在這一帶曾有過『多多少少』的各種各色的飛鳥，說不完；牠們飛起來，簡直會遮天蔽日。在這些大村小落附近，點點星星的，您可以看見各種各色的居民地和建築物——小的農莊，舊教的寺院，和水車……牛和馬是無數的。這些，全用藍色表示。比方說，這一帶，藍色就很濃。從前，這一帶總是牛馬成羣，每一家，平均至少有三匹馬。（稍停。）現在，您看下面。這是二十五年以前的景况啦。您看，森林已經祇佔全區的三分之一。野羊，沒有啦；野鹿可還有。綠色和藍色，全都淡多啦。一年較比一年淡下去。我們再看下面罷——這是本區現在的情形。綠色還有，不過是零零星星地點綴一下罷啦；野鹿全都絕迹啦；天鵝，鷺鷥什麼的，也全完啦。……舊的居民地，農莊，寺院，水車什麼，連影子都沒有看見啦。老實說，這簡直就是一幅逐漸退化的圖畫，一點兒也不會錯的；這種退化，不用懷疑，再過十年或十五年，就會大功告成，一無遺憾。您也許會說這正是現代文明的影響——舊生活自然會退下去，新的自然會升上來。不錯，這個我完全懂的。如果在這些毀了的森林的遺迹上，是修了公路，鐵道，如果真有

工廠，學校，那麼，這些農民也許可以健康，幸福，聰明一些；可是，您看，這一類的事情，是什麼也沒有！在這全區，照舊，有的祇是泥沼和蚊蟲，照舊是道路不修，照舊是貧困，照舊是傷寒，白喉，火災。……像這麼一種退化，就是一種異常慘酷的生存鬥爭的結果。這種退化就是由於懶惰，無知，整個的缺乏理解。當一個人寒冷，飢餓，疾病的時候，祇是爲了苟延自己的殘喘，祇是爲了度活自己的妻兒，他就本能地，不自覺地不顧一切來抓住眼前的東西療饑保暖，把什麼都先來破壞，也顧不到明天啦。……幾幾乎所有的一切已經全給破壞啦，可是直到此刻還沒有看見創造什麼出來，來代替那些已經破壞了的陳迹。（冷冰冰地）我從您的臉面就可以看出來，您對這個不感興趣。

葉琳娜 可是對於這些個事，我所能了解的實在太少呢。

阿斯特羅夫 這不在乎了解不了解；簡單說，就是您不感興趣。

葉琳娜 老實說：我正想着別的事情。原諒我罷。我要給您來一次小小的考試，我心裏正亂着，不曉得怎麼着手呢。

阿斯特羅夫 考試？

葉琳娜 是的，考試……可是並不是什麼可怕的考試。我們先坐下罷。（兩人都坐下）

來。）事情是關於一位年青的小姐的——我們要像誠實的人，像朋友似的談談，別儘着繞彎轉。咱們談過以後，就把牠摔到腦後。忘記牠。好嗎？

阿斯特羅夫 好的。

葉琳娜 這是關於我們的蘇尼亞亞的。您喜歡她嗎，嗯？

阿斯特羅夫 我非常尊重她。

葉琳娜 不，我是說，對於您，她能有一種女性的誘惑力嗎？

阿斯特羅夫 （稍停後） 不。

葉琳娜 再一兩句話，我就完啦。您沒有注意到什麼嗎？

阿斯特羅夫 沒有。

葉琳娜 （握住他的手） 你不愛她……我從你的眼睛就看得出來……她太不幸啦

……明白這一點，並且……別再到這兒來。

阿斯特羅夫（起立） 我的年頭兒已經過啦。況且我要做的事也太多。（聳肩。）我有

什麼時間來做這種事情呢？（迷亂起來了。）

葉琳娜 哼！多麼不愉快的談話呀！我渾身發抖，像有着噸重量壓着我似的。好，感謝上帝，這都過去啦。讓我們忘掉罷，祇當我們根本沒有談起過。好的。那麼……

那您就去罷。您是個聰明人……您會得明白的。（稍停。）我全身就覺着發熱起來啦。

阿斯特羅夫 如果您一月或者兩月以前給我說，也許，我會考慮考慮；可是，現在……（聳肩。）如果說蘇尼亞是不幸的，那當然……可是就有一件事情我不懂：是怎麼一回事你也插進這裏頭來的呢？（注視着她的眼睛，指着她）你呀，你這狡猾的妖精！

葉琳娜 您說什麼？

阿斯特羅夫（笑） 狡猾的小東西！作算蘇尼亞是不幸——那我完全承認——可是，幹嗎要你也插進來呢？（阻止她說話，急切地）別，你別裝傻。你清清楚楚地知道，是誰使我每天都跑到這兒來。……我爲什麼，爲着誰纔跑到這兒來，你心裏是明明白白的。你呀，你迷人的小鳥，你食肉的猛禽！別，別那麼望着我，我已經是一隻全無抵抗的麻雀。……

葉琳娜（迷亂） 食肉的猛禽？我不懂。

阿斯特羅夫 美麗的飛鷹！……你是存心要找你的俘虜啦！我整整一個月什麼也沒有作。我什麼都丟下。我貪婪地追求着你——你自己也怪高興我來追求你的，怪高興的……我已經被征服啦；在你沒有考問我以前，你心裏早明白的。（交叉着手，

低下他的頭。〕我屈服啦。來罷，吞了我罷！

葉琳娜 您瘋啦！

阿斯特羅夫 （從齒縫裏笑出來） 你呀——你膽小如鼠……

葉琳娜 啊，我並不像您所想的那麼壞，那麼卑怯！我發誓我不是！（想走出去。）

阿斯特羅夫 （攔着她的去路） 我明天就要走。我不會再到這兒來，可是……（拿起她的手，四周看着）我們在什麼地方相見？快告訴我，在哪兒？有人來啦，告訴我，快……（熱情地）你是多麼美，多麼神奇！讓我吻一吻你！……啊，哪怕祇是親一親你的芳香的頭髮啊！……

葉琳娜 我跟您說……

阿斯特羅夫 （阻止她說話） 還要你跟我說什麼？不需要。用不着不必要的語言……

啊，你多麼美呀！是多麼美麗的手呀！（吻她的手。）

葉琳娜 這就夠啦……去罷……（縮回她的手來。）您是忘記您自己啦。

阿斯特羅夫 說罷，說！我們明天在哪兒相會？（以手樓着她的腰。）你知道，這是無

可避免的；我們非相會不可。（吻她；正在此時，伏尼茨基手持着一束薔薇走了進來，在門口呆住了。）

葉琳娜（未見伏尼茨基）你饒了我罷……讓我走……（將她的頭偎在阿斯特羅夫的胸脯。）不！不能！（想走出去。）

阿斯特羅夫（抱着她的腰）明天到植物園來……兩點鐘……好嗎？行？會來？

葉琳娜（看見伏尼茨基）讓我走啊！（極度慌亂地走向窗前。）這真可怕！

伏尼茨基（將薔薇擱在椅上；紛亂地帶起手巾來揩着臉和頸子）沒有關係！……沒有……沒有關係……

阿斯特羅夫（裝出若無其事的神氣）尊貴的伊萬。彼得洛維奇，今兒個天氣倒真不挺壞。早起陰雲霾霾，像要下雨似的，這會兒，可出太陽啦。老實說，秋天倒是出落得可愛極啦……冬收大有希望。（捲起地圖。）可惜的是，良辰苦短，日子一天天短起來啦……（走出。）

葉琳娜（急急走向伏尼茨基）您得給我想辦法——儘量想法，讓我丈夫和我在今天就離開這兒！您聽見嗎？就在今天！

伏尼茨基（揩着自己的臉）什麼？啊，是的……很好……我全知道啦，葉琳娜——全知道啦……

葉琳娜（神經質地）聽見嗎？我今天就得離開這兒！

〔賽布雅可夫、鐵里金和瑪里娜入。〕

鐵里金 我自己這兩天也不大什麼的，大人。最近兩天來，我也怪糟糕的。我的頭真有點兒怪什麼的……

賽布雅可夫 還有別的人呢？我真不愛這屋子。簡直是一座迷宮。二十六間大房間，人們四方八面地游蕩，想找誰都找不到。（按鈴。）請瑪雅·華西列夫娜和葉琳娜·安得列葉夫娜到這兒來。

葉琳娜 我在這兒。

賽布雅可夫 朋友們，我請你們坐下。

蘇尼亞 （走向葉琳娜，忍不住地）他說什麼？

葉琳娜 等等。

蘇尼亞 您發抖啦！您激動得很呢！（搜索地審視着她的臉面。）我明白啦。……他說他不會再到這兒來……是嗎？（稍停。）告訴我……是嗎？

〔葉琳娜點頭。〕

賽布雅可夫 （對鐵里金）疾病倒還可忍；最令我不可忍的，就是這種鄉下的生活。我感覺着好像我已經從地球上被扔到另外的一個星球上去了。坐下罷，朋友們，我請

你們坐下！蘇尼亞！（蘇尼亞不會聽見他；她祇是悲哀地低垂着頭，站着。）蘇尼亞！（稍停。）她沒有聽見。（對瑪里娜）你也坐下，奶媽。（奶媽坐下，織着襪子。）我請你們，我的朋友們，正像俗話裏所說的，洗耳恭聽！笑。）

伏尼茨基（激動）也許我是用不着的？可以讓我走吧？

賽布雅可夫 不；您纔是我們最需要的。

伏尼茨基 你要我怎麼樣？

賽布雅可夫 要您怎麼樣……怎麼這麼大牌氣呢？（稍停。）如果在任何方面我有什麼

可以譴責的，通通請您原諒。

伏尼茨基 別來那一套罷。咱們乾脆點兒。你要什麼？

【瑪雅入。

賽布雅可夫 好啦，媽也來啦。朋友們，我這就開始啦。（稍停。）諸位，我請您們各位來，就是要宣布：欽差大臣已經到啦！可是，還是別開玩笑罷。我們談的是正經事情。我召集你們各位，是想來聽取各位的忠告，請求各位的幫助，並且，知道各位對於我從來就是親切誠懇，所以，我相信各位對於這種忠告和幫助，也決然不會吝惜。我自己，一向就是個讀書人，非常迂闊，對於這些個世務，從來也沒有經過手。

所以我是少不了您們各位知我愛我的人來給我幫忙的；我請求您，伊萬·彼得洛維奇和您，伊里亞·伊里奇，和您，媽媽。……問題是：Manet omnes una nix——那就是說，生老病死，人之常情。近來，我是老病交侵，所以我想，這也就是我應該來安排一下我的種種俗務——尤其是，我的家務——的時候啦。我的一生是快過去啦。我固然不必爲我自己着想，可是我不能不想到我有一個年青的妻子和一個未嫁的女兒。（稍停。）我是絕對不能再在鄉間住下去。我們生來就不適於鄉間生活。但是，要靠這點產業的進項來維持我們在都市裏的生活，也絕不可能。比方說，我們賣掉一處兩處森林罷，那祇是一種處變的辦法，並不是年年都有得賣的。我們得安排一下，來保證我們一種經常的收入，每年可以讓我們有一筆多少可以固定的進款。我此刻已經想到了這麼個辦法，所以敢於拿出來請求你們各位考慮考慮。細節且不談，我祇把那大要給各位陳說陳說。我們這份產業的出息，平均不過是年利二釐。我提議賣掉牠。賣來的錢我們可以看情形投資到什麼合式的有價證券裏頭，那麼，我想，至少也可以得到四、五釐的利息，甚至也許還可以富餘幾千盧布下來，在芬蘭購置一所小小的別墅。

伏尼茨基 對不起……：一定是我的耳朵有毛病啦！請您把剛纔說的再說一次。

賽布雅可夫 我說，把錢拿來看情形投投資，贖下的就在芬蘭購置一所別墅。

伏尼茨基 不是什麼芬蘭。……你還說過別的。

賽布雅可夫 我提議把這份產業賣掉。

伏尼茨基 這就對啦。您要賣產業啦；了不得的，偉大的高見。……可您又提議把

我，把您的老岳母和蘇尼亞我們這一窠子怎麼辦呢？

賽布雅可夫 我們當然一步一步來解決呀。總不能夠一下子就把什麼都說明白的呀。

伏尼茨基 您等等。很顯然的，直到此刻我還從來不曾有過一點一滴的常識。直到此刻

我還總以為這份產業是屬於蘇尼亞的呢。我的父親把這份產業買了下來，作為我姐姐的賠嫁。直到現在為止，我還老是傻頭傻腦；我並沒有像土耳其人一般地解釋法律，我還一直以為我姐姐的產業當然是該蘇尼亞承繼的。

賽布雅可夫 是的，產業是屬於蘇尼亞的。誰爭論這個？不得到蘇尼亞的同意，我當然也不能就賣掉牠。況且，我這麼提議，也不過是爲了蘇尼亞的利益。

伏尼茨基 這真奇怪，這真不可理解！要就是我瘋啦，不然，就是……

瑪雅 孩子，別衝撞亞歷山大。相信我，他想的計畫一定是高明的。比你我高明得多。

伏尼茨基 高明，真高明！給我杯水。飲水。隨你說什麼。隨你說罷！

賽布雅可夫 我不明白你爲什麼就這麼議論起來啦。我也並沒說我的計畫是理想的。如果誰都覺着不合式，我也決不堅持。

【有間。

鐵里金（慌亂地）我素來就尊崇學術的，老爺，這不僅僅是一種崇敬，而且也是一種

家族的感情。家兄格里哥里·伊里奇的舅兄——也許您知道他吧？——叫作康斯坦丁·特羅費米奇·拉克傑摩諾夫的，就是個碩士呢……

伏尼茨基 別嚕噠，麻大哥；人家在說正經話呢。……（對賽布雅可夫）不信，你就問他。這產業就是從他叔父手裏買過來的。

賽布雅可夫 哎，我幹嗎要問他呢？這又何苦呢？

伏尼茨基 整個田莊，是九萬五千盧布買來的。我父親祇付了七萬，其餘的二萬五千是抵押的。現在，你聽着……如果不是我放棄了我自己應得的一份產業，情願讓給我的姐姐（我是多麼愛我的姐姐的呀），那麼，這份產業是一輩子也買不成的。再說，我像奴隸一般地整整做了十年苦工，纔把所有的押金全都還清啦……

賽布雅可夫 我真後悔我不該提出這個問題來。

伏尼茨基 這份產業沒有欠負，弄到了這麼一個規模，完全祇是靠了我個人的努力。現

在我老啦，就要把我一脚踢出去啦！

賽布雅可夫 我真不明白你說什麼。你這不是無的放矢嗎？

伏尼茨基 二十五年以來我一直經營着這份產業。我一直給你賣命，像一個最憑天良的管家給你送錢去。這麼許多年，你就從來也沒有給我一言半語的感謝。這麼許多年——從我年青的時候起一直到現在——你一直就是每年給我五百個盧布的酬勞——打發叫化子似的！你從來連想也沒有想到加給我一文半文的。

賽布雅可夫 伊萬·彼得洛維奇，這教我怎麼說呢？我原是個不大知道世務的人，這些事我本來就不懂。您愛加多少您儘可以自己加的呀。

伏尼茨基 我幹嗎不偷？我不偷你們幹嗎不罵我笨蛋？偷了反而好啦，那麼我現在也不會是個窮光蛋啦！

瑪雅（嚴厲地） 萬尼亞！

鐵里金（激動地） 萬尼亞，我親愛的，別，別這麼的……我渾身都哆嗦啦。……爲什麼要破壞我們的良好友情呢？（吻他。）別這麼的。

伏尼茨基 二十五年，我和母親葬送在這四壁之內，像鼯老鼠一般的。……我們所有的思想和感情都屬於你一個人。白天，我們談着你和你的勞作。我們引你爲無上的

光榮；我們說着你的名字都抱着無限的敬意。夜晚，我們讀着你的那些大作。現在看起來，那簡直是白費時間來讀一些令人作嘔的胡說罷啦！

鐵里金 別，萬尼亞，別這麼的。……我受不了啦。

賽布雅可夫（憤恚地）我就不知道你到底要怎麼的。

伏尼茨基 在我們心裏，你是個比我們高一等的人物。你的文章，我們都讀得爛熟啦。

……可是現在，我的眼睛睜開啦！我什麼都看得雪亮！你高談藝術，可是你就根本不知道藝術是什麼！我從前愛好的你的那些著作，全都半文也不值！你騙了我們啦！

賽布雅可夫 制止他！我走啦！

葉琳娜 伊萬。彼得洛維奇，我不許你再講。聽見嗎？

伏尼茨基 我偏要講。（阻止賽布雅可夫走。）站住！我還沒有完呢。你毀掉了我的——生！我沒有生活過！我沒有生活過呀！爲了你，我把我一生的最好的年頭全都浪費，全都毀掉啦。你是我的對頭，死敵！

鐵里金 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得走啦。（強烈的激動中，走了出去。）

賽布雅可夫 你要我怎麼樣？你有什麼權利對我這麼說？不學無術的東西！如果產業是

你的，你就拿去。我並不希罕！

葉琳娜 我馬上得脫離這種地獄啦！（絕叫。）我再一分鐘也受不下去啦！

伏尼茨基 我的一生給毀啦。我有才能，有勇氣，有知識！如果我有一種正常的生活，我何嘗不是叔本華，何嘗不是杜思托也夫斯基。……啊，我簡直像傻子一般的談話。我快發狂啦。……媽，我沒有任何希望！媽！

瑪雅（嚴厲地） 亞歷山大讓你怎麼作，你就怎麼作。

蘇尼亞（跪在奶媽膝前，偎着她） 奶媽，親愛的！奶媽，親愛的！

伏尼茨基 媽！我該怎麼辦？別說；不用您說！我知道我該怎麼辦！（對賽布雅可夫）你，我要教你一輩子記住我！（從中門走去。）

【瑪雅跟着他，走出。】

賽布雅可夫 太不近人情！把那瘋子給我帶走！我不能跟他住在一個屋子裏頭。他老在那兒（指中門）——差不多老在我的旁邊。……把他送到村子裏去，或者送到木屋裏去，不然，我搬走。和他再住在一個屋子裏，我是絕對不成的。……

葉琳娜（對她的丈夫） 我們今天就得離開這兒！我們馬上收拾起來！

賽布雅可夫 簡直是個莫名其妙的東西！

蘇尼亞（跪着，將頭轉向父親，含淚，歇斯迭里地）您得仁慈些，父親！萬尼亞舅舅和我是多麼不幸！（控制着自己的絕望。）您得仁慈些！您得記得，從您年青的時候起，萬尼亞舅舅和奶奶老是整夜不睡，替您譯書，抄您的原稿，整晚……整晚的……萬尼亞舅舅和我不休息地工作着——我們深怕自己化了一文半文，所有的錢都給您送去。……我們也並沒有吃閒飯呢。不，我這全說得不對——全不對；可是您得了解我們，父親。您得仁慈些。

葉琳娜（激動地，對她的丈夫）亞歷山大，看在上帝的面，和他和解了罷。……我求您！

賽布雅可夫 很好，我就找他說話去。……其實，我也並不責備他，也並不生他的氣。可是，你們總得承認，至少，他的這種行爲未免太奇怪了吧？好的，我就找他去。

（由中門走出。）

葉琳娜 對他和藹一些，安慰他……（隨着丈夫出去。）

蘇尼亞（假着奶媽）啊，奶媽，親愛的！奶媽，親愛的！

瑪里娜 不要緊的，孩子。公鷄們鬥鬥眼，馬上就會分開的。……鬧一鬧，馬上就會了事的。……

蘇尼亞 奶媽，親愛的！

瑪里娜 （撫着她的頭） 你全身抖着好像打寒戰呢！啊，啊，可憐的孩子，上帝是仁

慈的！一杯檸檬茶或者一杯酸梅茶，馬上就會好的。……別怕，我的小小乖。〈含怒向中門望去〉這般公鷄們，鬧的什麼玩藝兒！該遭殃的！

〔幕後鎗聲一響；葉琳娜一聲銳叫；蘇尼亞戰慄。〕

瑪里娜 咳！這些該遭殃的！

賽布雅可夫 （蹣跚跑入，滿面恐怖） 抓住他！抓住他！他發狂啦！

〔葉琳娜和伏尼茨基在門口相互扭着。〕

葉琳娜 （想把他的手鎗奪過來） 放手！放手，我告訴你！

伏尼茨基 別管我，葉琳娜！讓我過去！〈掙脫她，跑進來，尋找着賽布雅可夫。〉他在哪兒？啊，他在這兒！〈向他射擊。〉砰！〈稍停。〉沒有中！又沒有中！〈奮怒欲狂。〉該——該遭殃的……（將手鎗扔在地上，沉到椅子裏，精疲力盡了。

賽布雅可夫驚呆了；葉琳娜依着牆壁，幾乎暈倒。〉

葉琳娜 把我送走！把我送走！殺死我！……我不能留在這兒，我不能！

伏尼茨基（絕望地）啊，我作着什麼！我作着什麼啊！
蘇尼亞（輕聲地）奶媽，親愛的！奶媽，親愛的！



第

四

幕





伏尼茨基的居室；這是他的寢室，也是他的辦公室。靠窗有大桌，堆滿帳簿和各種文件。衣櫃，書櫥和天平。另一小桌，係爲阿斯特羅夫而設，上有油彩和繪畫用具；桌旁有龐大的紙篋一。篋裏關着一隻畫眉。牆上掛有非洲地圖，顯然對誰都屬無用。大的皮沙發。靠左有門通他室，右方有門通大廳；門附近，靠右，置有門墊，以便農民們於入室前先擦淨腳上的污泥，免得弄髒了地板。秋天的黃昏。靜寂。

【鐵里金和瑪里娜相對坐着，挽着毛線

鐵里金 您得快點兒挽，瑪里娜。提摩費埃夫婦，他們馬上就要找我們辭行來啦。他們已經叫備馬呢。

瑪里娜（趕緊挽着） 不賸多少啦。

鐵里金 他們要上卡爾科夫去。他們要到那兒去住呢。

瑪里娜 那再好也沒有啦。

鐵里金 他們可真受驚不小。……葉琳娜。安得列葉夫娜祇是說着：『我不能在這兒再待一小時啦。讓我們走；讓我們走。』『我們到卡爾科夫去，』她說；『我們先去看看，以後再把我們的東西搬去……』帶的東西並不多呢。好像是註定了他們不能住在這兒的，瑪里娜。提摩費埃夫娜。註定了的。……那都是上帝的旨意。

瑪里娜 那再好也沒有。看看今兒早起那種吵法，還動傢伙呢！真是丟臉！

鐵里金 真的，簡直可以給艾瓦索夫斯基來畫進他的圖畫裏去啦。

瑪里娜 真是怕人！（稍停。）他們一走，我們又可以像往常那麼來照舊生活啦。我們可以照舊八點鐘開早飯，一點鐘用午飯，到晚間就坐下來吃晚飯；任什麼事情，都可以規規矩矩，像別人家一樣……像敬神的人們一樣啦。（嘆息。）很久很久我都沒有嘗過肉湯麵包片啦，真罪過！

鐵里金 真的，很久他們都沒有給我們肉湯麵包片喫呢。（稍停。）不少時候啦……今兒早起，瑪里娜·提摩費埃夫娜，我從村裏走過的時候，那店裏的傢伙就在我背後喊着：『你這寄生虫，靠人家吃飯！』真教我傷心呢。

瑪里娜 您幹嗎理會那個呢，我親愛的！我們全是靠上帝吃飯。無論是您，是蘇尼亞，或是伊萬·彼得洛維奇，你們全都沒有閒坐着吃閒飯。我們全都拚命幹着的！我們全都拚了命的……蘇尼亞哪兒去啦？

鐵里金 在花園裏。她還在跟阿斯特羅夫大夫一起到處找着伊萬·彼得洛維奇。他們怕他會對自己下手呢。

瑪里娜 他的手鎗在哪兒？

鐵里金（祕密地）我藏到地窖子裏去啦。

瑪里娜（微笑）這都是些什麼來頭啊！

【伏尼茨基與阿斯特羅夫由外入。

伏尼茨基 你別管我。（對瑪里娜和鐵里金）出去，讓我一個人在這兒——哪怕祇過一點鐘也好！這種不斷的監視我受不了。

鐵里金 當然的，萬尼亞。（顛着腳走出去。）

瑪里娜 公鴨子又嘎嘎啦，嘎嘎嘎！（拾起毛線來，走出去。）

伏尼茨基 你別管我！

阿斯特羅夫 誰高興管你呀！我早就該動身啦，可是，我再一次地告訴你，你不把我的東西給還我，我是怎麼也不走的。

伏尼茨基 我沒有拿你的什麼東西。

阿斯特羅夫 我說正經話呢，別就攔我的事情。我早就該走的。

伏尼茨基 我沒有拿你的什麼。（兩人都坐下。）

阿斯特羅夫 好罷，我再等等。你要是再不給我，那麼，對不起，我就得武力從事啦。

我們就得把你的手捆起來，搜查。我可不是說着玩兒的。

伏尼茨基 隨你的便罷。（稍停。）怎麼把自己扮成了這麼個傻瓜：放了兩鎗，兩鎗都打他不中！我一輩子也不能寬恕我自己的。

阿斯特羅夫 你要是愛耍耍火器的話，你倒不如照準你自己砰牠一下子的好。

伏尼茨基 （聳肩） 也真怪。我明明是犯了殺人罪，可是誰也不來抓我；誰也不去叫警察來。那麼，就是把我當作個瘋子啦。（苦笑。）我是瘋子，可是那些戴起教授的面具，披起聖人的外衣，掛着羊頭來遮掩他們的一竅不通和窮凶極惡的人們，他們就不是瘋子。那些既已嫁給老頭子，又當着衆人的面前來欺騙老頭子的人，就不是瘋子。我看見你吻她的！我看見的！

阿斯特羅夫 不錯，我的確吻了她的，那就比你強得多！

伏尼茨基 （向門望去） 讓你們這般人還活在世界上，這世界也就該整個瘋狂啦！

阿斯特羅夫 得啦，別說那些傻話罷。

伏尼茨基 哼，我本來就是個瘋子。我可不負任何言語上的責任。我有權利說傻話呀！

阿斯特羅夫 這種裝瘋已經不是什麼新奇的花樣啦。你並不是個瘋子，不過是個怪物。

癡癡呆呆的傻子！從前，我總把那些怪僻的人當作病人，變態；可是現在，我想起來，怪僻纔正是一個人的常態。那麼，您足下也就正是十分常態的啦。

伏尼茨基（以手掩面）我真愧死啦！你真想不到我是多麼慚愧！沒有任何的苦痛可以比得上這種摧心的慚愧！（苦惱地。）真難受啊！（扶着桌子。）我怎麼辦？我該怎麼辦哪！

阿斯特羅夫 不怎麼辦。

伏尼茨基 給我點兒什麼罷！，唉，我的上帝呀！我今年四十七歲。如果我能活到六十歲，那麼還再有十三年。一個長的時間呀！教我怎麼過得過這十三個悠長的年頭？我怎麼辦？教我怎麼能把這十三個年頭填滿啊？你知道……（痙攣地緊握着阿斯特羅夫的手）你知道，雖然是生命的殘餘，可是，祇要能拿一種新方式過過去，也就好啦。在一個靜靜的，陽光燦爛的早晨醒過來，感覺一種新的生活已經開始，所有過去的一切全都忘啦，全都如夢如煙，煙消，夢醒。（哭。）開始一種新的生活。……告訴我怎麼來開始……拿什麼來開始……

阿斯特羅夫（不耐）得啦罷，您！新生活，去你的！我們的地位——你的和我的——是整個兒地沒有希望啦。

伏尼茨基 真的嗎？

阿斯特羅夫 我確信是絕無希望的。

伏尼茨基 給我點兒什麼。……（指着自己的心）我這兒是絞着一般地痛。

阿斯特羅夫 （含怒高叫） 你攔起來罷！（漸趨溫和）那些在我們一百，二百年以後生

活的人，那些因為我們這麼愚蠢地，無味地過了我們的一生而藐視我們的人，那些個人們，他們也許可以想得出幸福的辦法來；可是我們……我和你，祇有一個唯一的希望啦：當我們熟睡了在我們的墳墓裏以後，也許，我們會做出很美滿的夢境來啦。（長歎。）是的，老頭子，在這全區裏頭，祇有兩個還不算壞的，受過了優良教育的人：那就是你和我。可是這十多年來平庸的，瑣屑的生活已經把我們湮沒啦，那毒素已經把我們的生活毒害啦，我們已經變得和其他的人一樣無足輕重，渺不足道啦。（急切地）可是你別再耽擱我：把我的東西給我。

伏尼茨基 我沒有拿你的什麼。

阿斯特羅夫 你從我的旅行藥箱裏拿去了一瓶嗎啡。（稍停。）喂，你如果一定要結果你自己，你最好到樹林裏頭去把你自己一鎗揍掉罷。可是，嗎啡你總得給還我，不然，人們會有種種閒話謠言。人家以為是我拿給你的呢。就是要我來給你驗屍，已經就夠我受的啦。你以為我對於那種事情真會感覺興趣嗎？

〔蘇尼亞入。〕

伏尼茨基 你別管我。

阿斯特羅夫 (對蘇尼亞) 蘇菲亞·亞歷山大洛夫娜，您舅舅從我的藥箱裏頭拿了一瓶嗎啡去，硬不給還我。請您告訴他那種事情真是……真是太傻啦。況且，我也沒有時間耽擱。我該走啦。

蘇尼亞 萬尼亞舅舅，您真拿了他的嗎啡？(稍停。)

阿斯特羅夫 真是他拿的。我知道的。

蘇尼亞 給還他罷。您爲什麼要嚇我們呢？(溫柔地) 給還他吧，萬尼亞舅舅！我，也許，跟您一樣地不幸；可是我並不屈服，並不絕望。我忍受着，我要一直忍受着，直到我的生命自己完結的那一天。……您也得忍耐。(稍停。) 給還他！(吻他的手。) 親愛的好舅舅，親愛的！給還他！(哭。) 您是慈愛的，你可憐我們，給還他。忍耐罷，舅舅！忍耐着！

伏尼茨基 (從抽屜裏拿出藥瓶來，給還阿斯特羅夫) 拿去！(對蘇尼亞) 可是我們得趕緊工作，趕緊作點兒什麼，不然，我就不能……不能忍受啦。

蘇尼亞 是的，是的，工作。我們把我們的人們送走了以後，我們馬上就坐下來工作。

……(神經質地翻着桌上的文件) 我們把什麼事都荒廢啦。

阿斯特羅夫（將藥瓶放入藥箱，鎖好）現在，我可以走啦。

〔葉琳娜入。〕

葉琳娜 伊萬·彼得洛維奇，您在這兒？我們就動身啦。請您到亞歷山大那邊去去，他要跟您說話。

蘇尼亞 去，萬尼亞舅舅。（挽住伏尼茨基的手）我們一塊兒去。您和父親一定得和解。一定的。

〔蘇尼亞和伏尼茨基出去。〕

葉琳娜 我就走啦。（伸手向阿斯特羅夫）再見罷。

阿斯特羅夫 就走？

葉琳娜 馬車在等着。

阿斯特羅夫 再見。

葉琳娜 您答應我您也今兒走的。

阿斯特羅夫 我記得。我就要走啦。（稍停。）你吃驚了吧？（拿起她的手來。）怕嗎？

葉琳娜 是的。

阿斯特羅夫 你到底還是留下的好！怎麼樣？明天，在植物園——

葉琳娜 不。已經決定啦。我能這麼大膽地望着心，就是因為什麼已經決定啦。我祇求您一件事情：想着我，別把我當作一個壞人。我希望您心裏頭會尊重我。

阿斯特羅夫 呸！（作出一種不耐的姿勢。）我要求你，留下來！你得明白，你在這世界沒有什麼作的，你的生活沒有目的，你沒有什麼事情讓你用心，遲早你終會戰勝不過你的感情，堤防總有一天要崩潰的——這是不可避免的。那麼，與其在卡爾科夫，或者在庫爾斯克的什麼地方，倒不如在這兒，在這大自然的懷抱裏，豈不更好……無論如何，這兒有的是詩意，秋天尤其是美麗的。……這兒有植物園，有半毀的莊園，屠格涅夫式的……

葉琳娜 您多麼荒謬阿！……我真有點惱您呢。可是……我會愉快地想着您的。您是個有趣的，奇特的人。我們再也不會見面啦，那麼——為什麼還瞞着呢？——我真有那麼一點兒愛您。來罷，咱們握握手，像好朋友一樣地分別罷。記着我，別想着我，是個壞人。

阿斯特羅夫（緊握着她的手） 對的，你還是走的好。……（沈吟。）看起來，您確實是個好人，一個熱心的人，可是，在您整個人格裏，却好像總有點兒奇怪的什麼。您和您丈夫到我們這兒來，我們這班原來工作着，勞動着，創造着的人，就全把自己

阿斯特羅夫 快走罷。馬車既然在等着，你還是快動身的好。

葉琳娜 好像有人來啦。（兩人都諦聽。）

阿斯特羅夫 完結啦！

〔賽布雅可夫，伏尼茨基，瑪雅手拿着書，鐵里金和蘇尼亞均入。〕

賽布雅可夫 （對伏尼茨基） 讓過去的都成爲過去罷。經過了這麼一段事情之後，在這

幾個小時之間，我所體會的，我所經驗的；我相信儘夠我寫出一整篇論文來論到生
活的藝術，拿來昭示我們的後代。我歡欣接受你的道歉，同時，我也向您道歉。上

帝祝福您。再見！（他和伏尼茨基相互親吻三次。）

伏尼茨基 您的用費當然還是給您按時照寄。一切照舊。

〔葉琳娜擁抱蘇尼亞。〕

賽布雅可夫 （吻瑪雅的手）媽……

瑪雅 （吻他） 亞歷山大，務必再照個像，給我寄來。你知道你對於我是多麼寶貴的。

鐵里金 祝您一路平安，大人。別忘啦我們！

賽布雅可夫 （吻他的女兒） 上帝祝福你……上帝保佑你們大家。朋友們。再見。（和阿

斯特羅夫握手。） 謝謝你們大家的愉快的友情。我尊重你們各位的思想方式，你們

各位的熱情，各位的衝動，可是，容許一個老年人在他的臨別贈言裏再加上一種觀察罷。我的朋友們，你們得工作！你們必須工作！（對大家一一鞠躬。）我敬祝各位百事佳勝！

【賽布雅可夫走出；瑪雅和蘇尼亞跟出。

伏尼茨基（熱烈地吻着葉琳娜的手）再見。……饒恕我。……我們不會再相見的。

葉琳娜（感動）再見，親愛的伊萬·彼得洛維奇。（吻他的頭，走出。）

阿斯特羅夫（對鐵里金）麻大哥，順便教他們把我的馬車也放過來罷。

鐵里金當然，我親愛的。（走出。）

【室內僅餘阿斯特羅夫和伏尼茨基。

阿斯托羅夫（清理着桌上的油彩，把牠們放到皮篋裏面）你爲什麼不出去給他們送行？

伏尼茨基讓他們去送罷，我……我不能。我的心多麼沈重。我得趕緊找點兒什麼工作。……工作！工作！（檢點着桌上的各種文件。）

【沉默。馬鈴的響聲。

阿斯特羅夫他們走啦。教授當然是高興的，我敢担保。任你什麼再也不能把他引誘回來的啦。

瑪里娜 (入) 他們走啦。(坐在安樂椅上，織着襪子。)

蘇尼亞 (入) 他們走啦。(拭淚。)(上帝祝福他們。(對她的舅舅)好罷，萬尼亞舅舅，我們開始工作罷。)

伏尼茨基 工作，工作。……

蘇尼亞 多久多久我們就沒有一起坐在這桌子上的呢。(點起桌上的燈來。)(我看墨水也不會有的吧。(拿起墨水瓶，走到櫥旁，裝進墨水。)(他們走啦我可真覺着難過。)

〔瑪雅徐徐走入。〕

瑪雅 他們走啦。(坐下，一心讀書。)

蘇尼亞 (坐到桌旁，翻着帳簿) 首先，萬尼亞舅舅，我們先把帳作出來罷。我們這些帳簿簡直弄得一場胡塗啦。今兒又有人來要過他的那份帳的。作出來罷。如果恐高興作一份，那麼我也作一份罷。

伏尼茨基 (寫着) 「付……先生……」(兩人都默默寫着。)

瑪里娜 (呵欠) 該是我給你們請晚安的時候啦。

阿斯特羅夫 多麼靜！筆在紙上沙沙地划着，蟋蟀唧唧地叫着，溫暖，舒適。我真不想走。(馬鈴聲)那是我的馬來啦。……我再也沒有別的什麼事，祇有給你們，我的

朋友，告別——給我的書桌告別——告別之後就走路啦！（折好地圖，放入紙夾。）

瑪里娜 您這麼忙幹嗎？您儘可以留下呀。

阿斯特羅夫 我不能。

伏尼茨基（寫着） 『共付二盧布七十五戈比。』

【工人入。

工人 米哈爾·萊渥維奇，您的馬套好啦。

阿斯特羅夫 我早聽見馬來啦。（將藥箱、皮篋、紙夾，交給工人。）把這些先拿上去罷。當心別壓壞那紙夾子。

工人 是，您老。

阿斯特羅夫 那麼，再見罷。（豫備告辭。）

蘇尼亞 我們什麼時候纔能再見您呢？

阿斯特羅夫 我看，總要到明年夏天吧？今年冬天大概不容易再來。……當然，有什麼事，你們得告訴我，我馬上就過來。（握手。）謝謝您的款待，您的好意——一切和一切。（走向奶媽，吻她的頭。）再見，老太太。

瑪里娜 您不喝點兒茶就走嗎？

阿斯特羅夫 不用，奶媽。

瑪里娜 那麼，來點兒酒吧？

阿斯特羅夫 （不決地） 也好。

【瑪里娜走出。

阿斯特羅夫 （稍停後） 我的那匹挽馬有點兒跛啦。昨兒彼得魯西嘉牽牠去喝水的時候

我纔注意到。

伏尼茨基 你得給牠換換掌子。

阿斯特羅夫 我祇好到羅茲傑斯特文諾葉去找那鐵匠啦。這有什麼辦法？（走到非洲地

圖前面，端詳着。）我看，這會兒在非洲那種地方一定還是熱得怕人的吧？

伏尼茨基 嗯，那是當然。

瑪里娜 （端着托盤回來；盤內有一杯白酒和一塊麵包） 喝點兒罷。

【阿斯特羅夫擎起杯來，喝下。

瑪里娜 祝您健康，我親愛的。（深深鞠躬。）您還得吃點兒麵包送酒呀。

阿斯特羅夫 不用，就這麼的好。現在，我敬祝。位幸福。（對瑪里娜 別出來，奶媽，

不用出來。

（阿斯特羅夫走出；蘇尼亞端着蠟燭跟出，送他動身；瑪里娜回自己的安樂椅上。）

伏尼茨基（寫着）『二月二日，燈油二十斤。二月十六日，燈油又二十斤。蕎麥……』

（稍停。）

〔馬鈴聲。〕

瑪里娜 他走啦。（稍停。）

蘇尼亞（回來，把燭台放在桌上）他走啦。

伏尼茨基（一面打着算盤，一面寫着）『共計……十五……二十五……』

〔蘇尼亞坐下，也寫着。〕

瑪里娜（呵欠）上帝憐憫我們呀！

〔鐵里金顛着脚走入，坐在門邊，輕輕調着六弦琴。〕

伏尼茨基（對蘇尼亞，一面撫着她的頭髮）我的孩子，我的心多麼痛！啊，如果你知道

我的心是多麼痛啊！

蘇尼亞 這是沒有辦法的。我們得活下去！（稍停。）我們要活下去，萬尼亞舅舅！我

們要活過無數無數悠長的白日 and 疲倦的夜晚；我們要耐心地忍受着命運所加給我的試驗；我們要替別人工作，無論現在或者在我們的老年，得不到一點兒休息；當我

們的時日來到，我們會沒有一聲的怨言，辭別了這個世界；而在那邊，在墳墓的那邊，我們會說：我們受過苦，我們流過淚，人生對於我們是苦的——上帝會憐憫我們的，而您和我，舅舅，親愛的舅舅，我們就會看見一種光明的，可愛的，美麗的生活啦。我們會歡樂，我們會溫柔地，以一抹微笑來回顧我們所受的種種苦惱——而在那時，我們就會有休息啦。我有信念，舅舅，我有着火熱的，激情的信念的。

（徐徐屈下膝來，在他的膝前，把她的頭偎依在他的手上：疲弱地）我們會有休息的！

〔鐵里金輕輕地彈六弦琴。〕

蘇尼亞 我們會有休息的！我們會聽見天使的歌唱；我們會看見整個的天堂全都罩滿了燦爛的光輝；我們會看見所有人世的罪惡，所有我們所受的苦難，全都湮沒在廣大的慈愛裏面啦，慈愛充滿了整個世界，而我們的生活也就會和平，親愛，甜美，如同一個溫柔的愛撫。我有信念，我有信念的。（用她的手巾揩掉他的眼淚。）可憐的萬尼亞舅舅，您哭啦。（含淚地）您一生沒有歡樂，可是，等着，萬尼亞舅舅，等着。我們會有休息的！（將她的手臂擁抱着他。）我們會有休息的！（巡夜人敲着更。）

蘇尼亞

我們會有休息的！

「鐵里金輕輕彈着；瑪雅在她的小冊子作着註記；瑪里娜織着襪子。」

幕徐徐下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一日初版

契訶夫戲劇選集

萬尼亞舅舅

麗尼譯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漢口交通路二十四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定價二元四角

國家圖書館



004652784

法務部調查局



032775

16273

